

東海大學名人錄系列(四)

曾約農校長

--東海大學教育理想的建置者



懷古亦是創新，我等編製歷史；
緬懷前人艱辛步履，憚忌後人評定吾輩；
焉能不用心於今世。

陳瑞洲

圖書館特藏組 謝鶯興 合編

雖然

江山輩有才人出 長江後浪推前浪

但是 在

一代新人換舊人之際

能否想起

新人是藉由舊人的孕育

後浪是經由前浪的蓄積

就在

談笑規擘東海未來發展

細數千古風流人物之中

對於

歷屆師長的奉獻與關愛

我們究竟瞭解了多少

曾約農校長(1893--1986)--東海大學教育理想的建置者

目次

編輯的話-----	1
傳記卷	
曾約農校長(李爾康先生撰)-----	1
曾約農校長(錄自《東海風》)-----	4
曾約農校長(吳化鵬先生撰)-----	6
教育理念的宣揚與堅持卷	
拓荒者(文庭澍先生譯)-----	10
東海大學之勞作與工讀(曾約農先生撰)-----	12
通識教育淺釋(曾約農先生撰)-----	15
為青少年陳情(曾約農先生撰)-----	26
勞動教育與時代青年(曾約農先生撰)-----	31
貢獻卷	
曾校長的貢獻(錄自《東海大學校史》)-----	34
師生懷念卷	
敬悼曾約農先生(李爾康先生撰)-----	44
懷念曾約農校長(祁樂同先生撰)-----	53
親切平易而真正偉大的老師--曾約農先生(許遜先生撰) --	58
極有個性的曾校長(練馬可先生撰)-----	66
榮譽退休校長曾約農先生(錄自《第一屆畢生紀念冊》)-----	68
榮譽退休校長曾約農先生(錄自《第三屆畢生紀念冊》)-----	69
曾約農校長(江舉謙先生撰)-----	70
拓荒者--曾約農校長(錄自《東風》)-----	71

贈序卷

曾校長送蕭查禮博士序(錄自《東風》)-----	72
曾校長贈賈爾信博士詩(錄自《東風》)-----	73
曾前校長序(錄自《第一屆畢業生紀念冊》)-----	74
曾前校長贈言(錄自《第二屆畢業生紀念冊》)-----	75
曾前校長祝賀畢業贈言(錄自《第三屆畢業生紀念冊》)-----	77

補遺卷

曾約農先生履歷-----	82
曾約農先生致杭董事長函-----	81
杭董事長四月七日致曾約農先生函-----	83
曾約農先生致杭董事長四月七日函-----	85
編後贅語-----	76

東海教育精神的奠立者--曾約農校長

(1893--1986)

陳瑞洲 撰 87.12.31

令人敬仰的長者(代編輯的話)

四十三年前的十一月二日，我參加了東海創校的開學典禮，親眼目睹曾約農校長的風采，並聆聽他那鏗鏘有力的致詞。

曾校長身穿一襲長衫加馬褂，學者風範，令人印象深刻。

其實他不僅是我們的校長，他更像我們的家長，我們都尊敬他、愛戴他。

那一年的聖誕夜，全體師生在男生第二宿舍聚餐，是燭光晚宴，氣氛溫馨祥和，八個人圍坐一張四方型餐桌，我很榮幸與曾校長同一桌。在燭光照耀下近看曾校長留長鬚，神情威嚴，令人景仰。

第二年的十一月二日，在文學院的庭園舉行第一屆校慶大典。記得那天陽光普照，來賓眾多，教育部長張其昀、聯董會執行秘書芳衛廉博士及美國駐華大使藍欽都蒞臨參加。來賓以中文致詞者，譯為英文；以英文致詞者，譯為中文，都由曾校長親自傳譯，聲調優美，文辭流暢，令在場同學深感佩服。今日回想，猶身在其境，餘音未絕。

第二年的下學期，當我們獲悉曾校長即將於學年結束辭職離校的消息時，我們都很難過，我們頭兩屆的同學曾經用絕食的方式挽留他。

民國七十五年的最後一天他走完了人生的旅程。為了永遠懷念曾校長，前兩屆的校友發動捐款造銅像，短短的一個月內就募集到五十餘萬元的捐款，於是在新圖書館的前廳建造了

曾校長的銅像。銅像是由著名雕刻家楊英風塑造的。

在這本小集子裡，我們從民國七十年十月出版的《東海大學校史》(民國 44 年--69 年)、《東海大學校刊》、《東海大學校友月刊》、《東海風》及《東海大學畢業紀念冊》等，找出有關曾校長的報導與圖片，收集成冊供大家參考。

有關曾約農校長的言論及著作，我們圖書館裡只有兩本：

一、曾約農先生言論集(林景淵編選)

二、漫談繙譯及寫作(曾約農編著)

我們特別從曾校長的《言論集》轉載〈為青少年陳情〉這篇文章，供讀者更加認識曾校長如何關心青年學子。



傳記卷

曾約農(1893-1986)

李爾康先生參考治喪會撰事略

曾約農，湖南湘鄉人，爲曾文正之曾孫，祖紀鴻，爲文正少子，父廣銓，負文名，曾任清廷兵部員外郎、駐英使館參贊。約農於清光緒十九年十月十七日(1893年11月24日)生於北平，隨父赴英，猶在襁褓耳。越六年，返國，中英文皆能成誦，於是，廣涉經史，兼及詞賦，孜孜十年，殆已見其通博。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十六，復赴英倫，由中學而遞入倫敦大學，主修礦冶，勤而好學，兼治教育文哲諸科。民國六年，學成歸國，次年，丁母喪，會其姊寶蓀亦由倫敦大學畢業歸，寶蓀，伯父廣鈞女也。當時國內軍閥割據，局勢杌隉，二人無由酬其志，遂合力創藝芳女校於長沙。藝芳，蓋紀念其祖母而名，祖母能詩文，曾著藝芳館詩鈔傳世。藝芳創校，澤被兩湖，育才無數，經費皆出曾氏私產，外力未與焉。民國十六年，湖南赤禍蔓延，教育界亦爲共黨脅持，藝芳師生，恥與同流，共黨技窮，乃以武力解散藝芳。是以約農與其姊寶蓀皆無愧爲最早之反共人士。抗戰軍興，長沙大火，約農倉皇侍父抵香港。民國二十九年，父棄養，繼而香港淪陷，約農備歷艱危，得返故廬。抗戰勝利，王東原出主湖南省政，浩劫之餘，百廢待舉，而以教育建設爲最。省府議合併原有各專校，擴設克強學院，院長一職，約農以負眾望，王主席曾三蒞其舍始允。惜以中共倡亂，規畫設校，備著辛勞，先後僅四年耳。三十八年，印度召開世界和平大會，約農應邀出席。次年春，由港來臺，臺

灣大學慕其名，延為教席。四十四年，東海大學創校於臺中，約農列席董事會，申述大學教育意見，真知灼見，所操精湛英語，尤為滿座驚服，適校長人選久懸未決，遂舉約農為校長。開學之日，揭舉「以基督教精神，遵循國策，實現三民主義教育，並發揚中國固有文化」為立校宗旨。嚮者，教會大學囿於傳統，閉戶自守，殆多與國情隔閡，約農此說，固亦前所未聞也。抑且，推行勞作教育與通才教育，欲以開風氣之先，令人耳目一新。前者，約農以中國士大夫不事勞役，積習已深，青年宜乎培養不鄙勞役、不苦勞役之新觀念。全校因不設校工，所有勞役，皆由學生自為之，訂定工讀制度，酌給酬勞，清寒學生亦可藉此而完成學業焉。先總統蔣公聞之，特予嘉許。後者，為教育制度革新之試探，期以適應時代潮流，專門與通才相互補益，蔚為整體性之教育。是知約農所見者遠，所慮者深，其理想皆具有異於世俗之取向耳。約農並重視人格教育，勗勉學生能以榮譽自律，而不以條文成規作為行為之桎梏，蓋亦秉於儒家「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之思想而然。是故學生敬之愛之，純然見乎真誠。當其兩年校長任期滿屆時，約農以辭離聞於學生，全校學生乃以絕食挽留，群情激昂，朗誦陳情書時，滿座泣不成聲。教育部長張其昀聞之，亦往探視，此皆中外教育史上之所罕見者。四十六年，約農重返臺灣大學教席。五十五年，政府表好人好事，約農首膺其選。旋即受聘總統府國策顧問。約農平日治學既勤，涉獵亦廣，能文而不以文自炫，且擅辭令，妙語解玄，字字珠璣，聞者歎服。民國八年，羅素、杜威以名傾中外之大師來華，既抵長沙，演講轟動一時，羅素所講涵蓋數哲之理，主事者慮傳譯之難，央約農臨時

口譯，時在服中，一襲布袍，見者訝其鄉土，不意譯詞信達，典雅傳真。杜威講詞，其口譯亦見暢達簡明之致，如非博學捷才，曷克臻此。先總統蔣公所著《蘇俄在中國》一書，英譯最後校正，固由約農任之，而育樂兩篇之英譯稿，實亦出約農之手。名教授方東美以英文著《中國人生哲學》一書，自稱文字亦得約農之潤飾，即此數端，固可知其英文造詣之深矣。六十七年，以慢性風痺，就醫於榮民醫院，延綿八載，終以年高體衰，於七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逝世，年九十四。追懷典範，士林同悲。

錄自《傳記文學》50卷5期 p.139-140



曾約農校長

曾約農先生，本校首任校長，湖南湘鄉人，清末名臣曾國藩嫡系曾孫。生於清光緒十九年農曆十月十七日。自幼博通經史，卓爾不群。弱冠考取第一屆庚子賠款赴英留學，在倫敦大學攻讀礦冶。民國五年畢業後，旋入劍橋皇家礦冶學院研究，歸國後創辦藝芳女校於長沙。抗戰勝利後，創辦湖南克強學院。卅八年避難香港，不久後抵臺擔任台灣大學教授。四十四年三月廿六日，本校董事會一致通過選聘曾先生擔任首任校長並於四月廿一日開始接事。七十五年十二月卅一日，因多種老人病併發，逝世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壽九十五歲。

曾校長接獲聘書之時，即致函杭董事長，縷陳其對此一大學的構想。他認為大學主要的目的，在於保存與培養文化，因此課程之選訂，務使能建立一種包括古風之文化環境，再進一步地溝通東西、古今文化。其次，基督教育與其他性質之訓練皆有賴知識與經驗，因此教職員生必須維持高度標準，校內團體生活應受基督教條管制，以及學校當局應與政府合作。最後，並提出關於行政方面的諸項指導原則。凡此，均獲董事會的支持與嘉許。

勞作教育和通才教育兩項制度，最能表現東海的建校理想與曾校長的貢獻。在勞作制度方面，曾校長以身作則，與學生共同參與，並撰文表明勞作與傳統儒家精神間的關係，奠下勞作制度的哲學基礎。通才教育，更為中國教育制度革新之一種試探，曾校長對此教育方式之哲學觀念，明顯地表達在「宏通教育淺釋」一文中。他認為「課程之問題小，哲學之問題大，心理之問題尤大。」宏通教育，若論方法則重理性主義(rationalism)，若論宗旨則重人

文主義(humanism)。因而強調「宏則無所不包，通則無所不達」的「求真之學」--「大學教育、當以求真為前提。既窺其全，復扼其要。得全則宏，扼要則通。既宏且通，教育以成。」由此可知，東海教育精神的奠立，端賴曾校長之垂規立範。

曾校長掌領東海二年，受師生愛戴的程度，實屬罕見，對學生而言，曾校長生活、處事的點滴，才是深深感動他們，進而激勵自己改造自己者。例如，他素性節儉，平常總是一襲長衫，遇有典禮，則加馬褂；他不穿西裝，偶而到美國開會，也是如此。曾校長有語言天才，國語講得很標準，也會說廣東話；他英文造詣深，英語極流利，出語優美典雅，每逢重要宣示，在中文闡述之後，往往即席譯作英語，以使在場的外籍教師瞭解。董事會所訂東海校長薪水相當高，曾校長不肯接受，後來還是照他的意思降低了。他替東海大學請教員，總是先拜訪後送聘書，要真正做到「尊師重道」。他為了處理公事或草擬方案，往往忙到午夜十二點後，有時更晚至一兩點。

四十六年七月卅一日，曾校長任期屆滿退休，全校學生盡力慰留，甚至有絕食、靜坐抗議之舉；經曾校長再三勸勉，學生們才無奈地服從董事會的決議。董事會為感謝曾校長開創奠基之功，特聘為終身榮譽校長。臨別前，曾校長賦有<留別東海>一詩抒懷：

兩載桃畦手自栽	橫渠孤負叩鐘來
武城弦誦慚宗緒	沂水風雩愜素懷
借得寒鶴耽落拓	非關雞肋委塵埃
相期東海鯨吹浪	一為中原洗劫灰

(錄自《東海風》p.20--21)

曾約農(1893--1986)

吳化鵬先生撰

臺大教授

東海大學校長

總統府國策顧問

曾約農湖南湘鄉人，為清代中興名臣曾國藩的曾孫，家學淵源，學貫中西，曾任臺大教授，東海大學校長，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

曾約農的祖父曾紀鴻為曾國藩的幼子，父親曾廣銓，為近代文字學家，曾任清廷兵部員外郎，駐英大使館參贊等職。曾約農於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十月十七日生於北平，襁褓中即隨父赴英，在英國六年，英語琅琅上口。回國後，潛心國學，廣讀經史子集，兼習詩詞歌賦，苦修十年，國學素養深厚。一九〇八年，十六歲的曾約農再赴英國倫敦，入中學讀書，畢業後，考入倫敦大學，主修礦冶，勤奮好學，成績優異，但他不以本科為滿足，兼習文哲教育等社會科學。一九一七年，民國肇建後，學成回國。翌年，其母病故，遂留湖南家鄉。不久，其堂姐曾寶蓀(伯父曾廣鈞之女)亦由倫敦大學畢業回國。但當時國內軍閥割據，戰亂頻仍，曾氏姊弟滿腹經綸，卻無處可展長才，遂合力於長沙創辦「藝芳女子學校」，辦學經費全出自曾氏私產，政府及外界未捐助一文。「藝芳」創校後，三湘子女廣受其惠，數年間培植了許多人才。

「藝芳」係兩姊弟為了紀念祖母，而以祖母的名字命名，他們的祖母是一位女才子，能詩善文，留有遺著《藝芳館詩鈔》傳世。一九二七年，中共猖獗，赤禍蔓延，湖南亦被波及，中共黨徒曾挾持藝芳師生，促為共黨理論服

務，曾約農姊弟拒之，中共惱羞成怒，以武力劫持校產，兩姊弟乃解散學校，遣走師生。因而曾約農、曾寶蓀姊弟可說是湖南最早的反共人士。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遍地烽火，日寇鐵蹄踏進荆襄，國軍抗敵禦侮，火燒長沙。戰亂中，曾約農侍父倉皇逃抵香港。一九四〇年，其父曾廣銓病逝香港，不久，香港淪陷，日寇漢奸搜捕名人志士，曾約農化妝逃難，歷盡艱辛苦難，回到湖南故鄉，韜光養晦，以避國難。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王東原將軍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浩劫之餘，百廢待舉，惟王主席特重教育，認為教育為一切建設的根本，乃合併原有的各專科學校，擴創為「克強學院」，聘曾約農任院長一職。王主席三次親至曾家，面晤情商，始獲允出任。到職後，規劃設計，殫精竭慮，務期完善。在他的辛苦努力下，克強學院逐步走上正軌，可惜僅為時四年，赤焰高漲，中共再入湖南，曾約農的心血盡付流水。

一九四九年，聯合國在印度召開世界和平大會，曾約農奉派代表中國與會，會後抵港。次年春天，由港來臺，應聘為臺灣大學教授。一九五五年，東海大學在臺中創校，曾約農應邀為創校董事會董事。「東海」為基督教大學，校董中外人士參半，開會時，曾約農陳述建校意見，獨創一格，見解精闢，尤其一口英式英語，措辭優美，滿座驚服。適逢校長尚無合適人選，曾約農遂被聘為首任校長。開學後，他揭櫫的辦學宗旨是：「以基督教精神，遵循國策，實現三民主義，並發揚中國固有文化」。過去，在中國的基督教大學多固守基督教傳統，與中華文化格格不入，曾約農校長竟要把基督教精神結合中華文

化，此語一出，令人耳目一新。其實他不但在辦學方針上創新，在學校教學方面大膽採取勞動教育，全校不設校工，所有的勞役，包括打掃、整修、美化、警勤等工作，皆由學生自任。他訂定完善的工讀制度，鼓勵清寒學生工讀，酌給酬勞，讓貧寒學生減輕學費負擔，順利完成學業。這一制度，當時的蔣中正總統聞之，曾特予嘉許。不過，曾約農當初的立意，並非想標新立異，而是覺得勞動乃通才教育重要的一環，而中國士大夫一向不事勞動。他乃試以此一制度，消除不良積習。同時期望革新教育制度，建立青年新觀念，以適應時代潮流。平日他重視學生人格教育，勉勵學生以榮譽自律，而不以成文校規來桎梏學生行爲。他的這一做法，蓋由儒家「文以儒亂法，俠以武犯禁」的思想演化而來，而非習自西洋教育的唾餘。曾約農的校長任期屆滿，乃依約提出辭呈，不料學生聞訊，集體絕食挽留，情緒激越，由代表朗讀陳情書時，滿座泣不成聲。教育部長張其昀聞訊，親往慰撫，好言勸告學生，始平息疑慮，曾約農始於一九五七年重回臺大任教。一九六六年，國民政府選拔好人好事代表，曾約農入選，接受表揚。不久，應聘爲總統府國策顧問。一九七八年，罹患慢性風痺，入榮民總醫院治療，纏綿病榻八年，卒以年高體衰，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病逝，享年九十四歲。

曾約農畢生治學勤奮，涉獵廣泛，滿腹錦繡，他能寫一手好文章，但從不以文章自炫。他口才極佳，出口成章，妙語解玄，字字珠璣，聞者無不嘆服，但他從不以言語服人，寧可喻之以理。一九〇九年，名滿中外的學界泰斗英國哲學大師羅素、美國教育學大師杜威先後來華講

學，抵達長沙，演講轟動一時，羅素所講的數理哲學，傳譯之難，無人敢作。主事者央曾約農臨時口譯，當時他正在服孝，一襲黑布長衫，滿身土氣，怡然登臺滿座人人訝異，及至開講，譯語典雅優美，明遠信暢，聽者始知其懷有高才。後來杜威的演講，他也口譯的簡明扼要，迅捷精確，才名不脛而走，傳遍湘鄂，來臺以後，蔣中正總統所著《蘇俄在中國》一書出版。英譯的最後校正工作，由曾約農擔任。而三民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的英譯，更全部出自曾約農之手。而著名哲學教授方東美的英文著作《中國人生哲學》一書，也由曾約農潤飾後才得出版。由這幾件事可知他英文造詣之深了。

錄自《中外雜誌》63卷1期 p.80-81，民國87年1月

教育理念的宣揚與堅持卷

拓荒者

文庭澍先生譯

上星期某個陽光燦爛的早晨，在福爾摩莎島台中市西部一處荒蕪的丘陵上，大約兩百名年輕男女學生穿著褪色的卡其褲、藍棉布衫制服，排成一列縱隊進入一處大倉庫裡，就在這裡年輕學子開始了他們四年的大學課程。在成堆貨運木箱前的是他們的校長曾約農先生，六十一歲的曾校長歡迎他們來到福爾摩莎史上第一所基督教大學--東海。

這所上星期由一個簡單儀式揭開式幕的學術殿堂，其實早在日本佔領的後期就已醞釀，那時島上基督教的領導者開始籌劃一所與中國大陸相似，部份經費由英美教會團體資助的基督教大學。1951年之後，中共關閉了所有大陸上的基督教大學，島上的教育人士希望經由原本在大陸的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申請退(?)運用這筆教會基金，1953年聯董會終於同意在台灣設立一所永久性的基督教大學。

於是台中市政府捐出 345 英畝的土地為建校之用，建築家貝聿銘先生早年畢業於上海的基督教聖約翰大學，如今擔任整個大學的規劃工作：包括三個三合院式的學院、及四棟宿舍的空間設計。至於三十五名教職員中，有的從大陸流亡而來，有的是台灣本地人，更有從美國來的老師，而曾校長則離開台灣大學的英國文學教職，以接掌東海。

東海大學第一屆學生是從 5800 人中以入學考試成績

篩選出來的，其中 55%來自大陸，其餘則是台灣本地人，男女生比是 3:1。到 1958 年四個年級都滿額之後，東海希望全校只有七、八百人，以維持小班制及親密的師生關係。東海的學雜食宿費頗為昂貴，一學期是新台幣 1400 元(美金 38 元)，學校有提供獎學金。

東海將儘量避免抄襲中國大陸大學教育的樣板，台灣身為一個亞洲的政治實體，曾校長認為，東海提供的是比傳統中國大陸更寬廣、更務實的大學教育，可是東海學生的歷史、古籍和社會科學的課業份量也不輕。除此之外，學生還得勞動服務(這在東方可是破天荒的觀念，因為傳統的知識份子視勞動為低下的工作)。東海位於農地當中，大學當局將來可能會建一個學生農牧場，以產品供應學校所需，或行銷到附近社區。

曾校長相信東海最偉大的力量之一是在它的實驗性，因為在中國的教育中毫無先例可援，它必需在前進中學習，望著這片荒涼紅土山丘上立著的兩棟宿舍、四間教室的校園，曾校長自我期許地說：「開創將是我們的格言。」

(錄自《東海風》p.26)

東海大學之勞作與工讀

曾約農先生撰

東海大學之勞作制度為教育性的，而非經濟性的，主要宗旨為使學生體驗手腦並重之實際意義，人格平等之真諦，俾養成善良品德，在教育上稱為手腦並重，在哲學上實為體用兼賅之一端，人格平等為民治主義之基礎，忠實廉潔主動合作等精神，則有賴磨鍊養成，因以教育目的為主旨，故義務勞作每週五小時，全體學生均須一律參加，並無例外。

東大之工讀制度為勞作制度之引申，與雇工性質不同，不得以其有償而與雇工混為一談，雇工之工資，通常以供求消長之對比而定，本校工讀之代價，則以資助清寒學生解決在學費用問題為主，在不妨礙學生學業與健康之情形下，計算平均須擔任若干小時工作，即可以抵消學雜或膳費之一部或全部，故工作與償價之比例為客觀的，自動的，與一般工資漲落之有機動性者不同。

工讀生勞作償價之給付，不以現款，而以績點計算，每一學期學雜費、膳費等各定為若干點，不問實際繳費幾何，其勞績點數足敷一項，則抵繳一項，此亦工讀特點之一。

推行勞作與工讀各制度，原則雖易，實行須因時制宜，茲舉例說明數事：

一、整個學校須全面合作：此不獨校長及所有教授職員，均須以身作則，各項行政亦須與勞作配合，教務處排課應顧到勞作，訓導處准假應顧到勞作，總務處雇用傭工亦應顧到勞作，學生娛樂亦復顧到勞作，應歸勞作生所作之事，別無工人代替，非按時完成不可，以養成守時與

負責之美德。

二、績點評價須確立標準：工作有難易，服務有優劣，如何評價，頗非易事，此非空言所可臆定，須從實驗中估評，本校現推行之各項工作，均由勞作指導室先行實驗，然後試行應用於全校，其標準仍在隨時修正中，如他校仿行，環境不同，所用工具不同，其評價標準當亦不同也。

三、工作優劣須隨時檢討：工作優劣非盡關智愚勤惰，有因方法錯誤者，須合理糾正之，有因工具不適者，須另行設計之，有因體力不勝者，須應予酌減之，種種原因不一，檢討之法，計分自我及相互兩種，另加指導人員之批評，要皆以求積極改良為宗旨。

四、考核成績計算績點，須有詳細登記：勞作者各組甚至各人之工作不同，同一人勞作，每日亦不必相同，各人須分別登記，不能稍有紊亂，各項表冊如此方為合理合用，亦正在多方試驗中。

五、分配工作須有計劃：凡須學生勞作者，均由勞作室通盤籌劃，分組指派，既應顧全各方面需要之緩急，又須使學生合理輪流，勞逸平均，期無不公允之處，運用之妙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以上不過略舉數事，以概其餘，總而言之，原則可應用于任何學校，具體辦法則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不同，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此種制度，如能由願試行之學校，隨時交換心得，遇有困難，即互商檢討，覓取解決辦法，則積之數年，標準自然合理，推行自然無礙；至於勞作之對象，或環境衛生，或文書繕寫，或修路種花，或從事生產，不勝枚舉，

只虞學生不夠，絕不致無工作可作，至於經費，一部份即在節省雇工餘款開支，一部份須學校補助，蓋學校農場工廠等生產，多為教育性質，本重利微，甚至學校尚須津貼也。

(錄自《教育與文化》11卷7期，45.04.05，p.3-4)



宏通教育淺釋

曾約農先生撰

教育之理論與實施，為兩大因素所支配，即抽象的真理，與具體的現實是也。由前者之體驗，而成內聖之德。由後者之經緯，而得外王之道。「天生烝民，作之君，作之師」，其揆一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從朱註)，在止於至善。」明明德，內聖之學也。新民，外王之事也。壹是皆以止於至善為鵠的。亦壹是皆為大學之道，教人由斯道以達至善，是為教育。

大率言之，東方尚文，西洋尚質。文勝之弊，流為空談。質勝之乖，囿於形下。美國學制，文實殊科，由來尚矣。而今者，宏通教育之聲甚囂塵上，何也蓋空談者偽，此周秦諸子之所以詬誶於儒家者流。囿於形者執，此釋伽耶蘇之所以痛心於世間法也。必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雖泰西之歷史不同，環境亦異，而此理不渝。合內外之德，制文質之衡，止於至善，舍生知而外，誰能不學而臻？此宏通教育之義，一也。

莊子謂：「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矣。」古猶如此，今何以堪！然而生今之世，又不得不求知。無己，其惟執簡以御繁乎。昔人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今茲不復可能。然則奈何？應之曰，不求遍知萬象萬理，而求所以知之之術。諺所謂一法通，萬法通者，雖言大而誇，其旨不謬。兒時曾閱說部云，某氏遇呂仙，仙憐其貧，許為之點石成金。問所望幾何，答不願得金，願得仙點金之指。吾人於學亦然。所貴不在所知，在致知之術，否則，以現代學術進度之速，尤以科學為甚，目前辛苦收穫，十年後已陳舊落伍。倘無致知之術，屆時將何以

應變濟窮？倘得其術，則宇宙萬有，皆可治之學，故曰宏。同條共貫，一致殊途，故曰通。此宏通教育之義，二也。

漢高祖論人才，有功人功狗之別。以現代語釋之：決定政策者功人，執行政策者功狗。對象為人者功人，對象為物者功狗。二者不可偏廢。世無絕對之功人，亦無絕對之功狗。功人者才，功狗者器。器以治事，才以治人。治事以分工而專精。治人以通力求合作。分合自如，體用兼備。是為通才。才求其通，無往不可。用求其切，所事必成。此宏通教育之義，三也。

第一義，性與理合，以哲學觀觀宇宙。智識之總匯而教育之集大成也。儒釋各宗，具優言之。西方文化本原於希臘羅馬，尤得力於基督教。約翰福音曰：「厥初有道，道與帝俱，而道即帝也。」故泰西大學教育之精神，實由教會培育而來，其說見後。第二義，格物致知，以科學觀觀宇宙，教育之法門也。昔我中國居先，今與泰西相較，瞠乎後矣。第三義以經濟觀觀人事。經濟云者，經國濟民，事業之創建與守成，亦教育之實效也。是以美國今日之宏通教育，其課程約分三組，曰人文學科，曰自然學科，曰社會學科，概由三義引申，演進之蹟，至明顯也。

教育之實施，以課程為體，以教學法為用。今以致知有術為的，則教材之選擇組織，師生間之研求討論，應如何方為合理？應之曰，把握重點，貫而通之。請先論選材。

凡理莫不有其自範性，有其自然之域系統及特徵。博大精深，非人力所能妄改。學者勢不能一一皆知，囫圇吞棗，藉曰能之，亦書癡而已。雖多，亦奚以為。今欲以

有涯之生，逐無涯之知而不殆，在知所以裁之。芟繁存約，汰粗萃精，以遺貌取神，斯為得之。請以奕喻，非必處處著手，子子殺敵，而後為勝；苟布局得宜，因應得法，寥寥十餘子，大局即定。請以戰喻；佔領一國，非每一平方里，均駐有防軍也。擇其險要，以重兵駐守，而控制交通；如常山蛇，互相呼應，牽一髮而動全身，雖金湯之固，不是過矣。昔英軍之佔領印度也，兵力不過數萬，而印軍以萬萬計，其要在此。為學為然，欲控制某一學科，把握其重點，而貫通其相互之理，即得之矣。

即如歷史，某一時代，萬象紛紜，而其機括所在，運會之轉移，所涉不過數人，所爭不過數事，所差不過一二念頭。苟能於此數人，數事，數個念頭，澈底瞭解其函義，及其因果聯繫，則此時代之歷史，不足知矣。又如理科，萬緒千條，歸納之不過原理數則，引申之，亦不過綱要若干則，公式若干條，如斯而已。若求理解此各原則，此各綱要與公式，所不可少之具體證明及其研究之對象，為數有限。至於應用，因時地而互異，惟有深明原理，且能自力致知者，為能應付裕如。其死讀書，讀死書，乃至讀書死者，枉自犧牲，得不償失，可惜，亦可傷也。

智識之寶庫，自在天地間，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吾人所需者，啓門之鑰耳。教學之要，在示生徒以鑄鑰之術。請言鑄鑰之術。其術無他。一言以蔽之，曰：致知在格物。大學言致知在格物，何謂物？何以格之？雖有宋諸儒，說各不同，然皆側重心性之效。至於必先物格，而後知致，則所不爭。

大別言之，陸王主格內在之物，物蔽淨掃，空靈自現，此儒之近於禪者也。於基督教，使徒約翰近之。於希

腦，蘇格拉底近之。蘇格拉底不列教科，惟勉人自知 (know thyself) 返視內照。其言曰：「未經自行考之生活，非人生也。」(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 life for man.) 為西洋哲學之權輿，中庸所謂自誠明之類也。

程朱以即物窮理為格物，以吾心之靈明，體自然之妙用，物在外者也，此儒之染于禪而不失正宗者也。於基督教，保羅近之，於希臘，柏拉圖近之，派撒哥拉 (Pythagoras) 之輩近之，為西洋科學之濫觴，中庸所謂自明誠之類也。所不同者，子思、程、朱、保羅，其所格之物，雖曰外在，實以人倫哲理為主，而派撒哥拉等則接近唯物，側重數理矣。

總之，物有可知之理，心有知理之明。啓悟靈明，為致知之鑰。故凡足以杜聰塞明者，皆教育所忌。亞理士多德首分教育為兩類。其言曰：「凡學之足以貶學者於技工者，教育之忌。」故教育有發揚性者 (Liberal)，使人思想活潑，心性怡然，純粹教育屬之。有桎梏性者 (illiberal)，遏抑性靈，以徇功利，純職業技術之教育屬之。故技術人才之需要宏通教育，更切於文理各科人才。且同一教材也，或為發揚性，或為桎梏性，因教授法而不同，例如命分除法，從原理得公式，運用時心知其理，是以學人立場施教也。教以口訣曰顛倒法數相乘，而不明其理，以匠人教之也。亞氏此一分類，至今未改。惟真理能使人自由；故惟求真之教育，為致知之鑰。

求真使學者自力，他人不能代庖。譬如飲食，不能倩人代享。否則人得其飽，我承其飢。求真之教育，首貴在求真之術，而後所得之知不匱。故講解式之上課，灌輸式之實驗，皆非致知之鑰。宏通教育中，每一重點，必使

學生：自行觀察，自集資料，自力鑑別，自加研究，自作結論，自下批評。而重點與重點之關係，亦必自求貫通。為教師者，為協助學生，迅達目的計，可設計，可暗示，可以發問，促其注意。可以提出資料，供其參考。獨不可將謎底說破：「鴛鴦繡出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不度之度，是為真度。換言之，「訓練自動」，為鑄鑰之術。

訓練自動以求致知之目的，與其有關之學科，可概括如次：

一、推論能正確謹嚴--邏輯。

二、表達明白曉暢--語文、數學及其他表達媒介(如線條與色彩為表達美術之媒介)。

三、研究能精審客觀--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方法學(包括歷史的、哲學的及文藝的)。

四、評價能明慧公允--人文科學(包括文化產品)。

五、心得能融匯貫通，具全局觀(synoptic view)--歷史，哲學，神學。

右表中一二兩項為工具性學科，自宏通教育立場觀之，不為其本身而存在，乃為其他各科而設，故宏通教育課程表中，雖多有列為專目者，亦不少附于其他課程者。一般論宏通教育之書，所謂知識與學術，多指表中後三目。

學者能于右列五目，接受充分適宜之訓練，則自動致知之能力，獲得高度發展。以此治學，無學不通。以此作事，無事不成。其機如此。

難者曰：府庫之鑰，與府庫之蘊儲，截然二事。今偏重方法與智能，縱令身懷祕鑰，於庫內珍藏，一無所取，「如入寶山空手還」，無乃不可乎。

應之曰：是不然，是未察宏通教育之教學方法也。任何一學科，就其內在條理言，為真理之系統。此系統之發現，歸納，與瞭解，給吾人以發展智能之訓練。故宏通教育家，不稱之為學科，而稱之為學紀(study-discipline)。言其為吾人思維，樹立紀綱也。就其外表形態言：為物質，為能力，為現象，為過程。總之，為真理之具體表現。

宇宙萬有萬象，浩瀚無窮，為治學便利計，不得不劃定界限，科分類別，命名學科。宏通教育家，稱其範圍為學域(study-field)，稱其內容為學材(study-matter)。

宏通教育以學紀之樹立為目的，而所資以教學者，為學材。學紀藉學材以表現，學材賴學紀以正位。瑣碎學材經整理後，在整個學紀中，井井有條，各得其位。此其條理，謂之學理。以吾心固有之邏輯，與歸納而得之學理，融洽無間，息息相關，謂之理解(understanding)。就理解所得而言，謂之知識(knowledge)。就所理解之對象，對吾理智所發生之作用而言，謂之意義(meaning)。攝學材，學理，知識三義於一名，則謂之科學(science)。

宏通教育，旨在探求學理，瞭解意義，勢不能離學材以空談。不僅此也，在施教過程中，凡目所睹，耳所聞，手所觸，心所思，無一非學材。一重點之控制，一原則之產生，一學說之成立，所觀察之事象，所參考之書籍，為數至夥。否則無從以歸納法得之，較諸灌輸式教育所運用之「教」材，其作用不過示範舉例者，論諸量均有過之，無不及矣。此種教法，動員之教材，量多而不覺其多，易知易行故也。不強記而不忘，條理分明故也，摩挲多次，認識已深故也。

凡學術之高深者，必自淺近始。有系統，有邏輯，逐步精進，然後成其高深博大。且所謂淺近高深，皆主觀評價之辭。物事之本身，有簡單複雜之殊，無深淺難易之別。學人之真本領，即在能於錯綜複雜之事物中，理出頭緒來，求其貫通之理。此豈強記事實，不求理解者，所能企望。故曰，惟宏通教育，能提高知識程度也。且所謂宏通教育，非造就萬能博士之謂也。宇宙萬有，本來一貫，故求透澈明瞭其某一部份，不得不兼及其他，疇昔化學與物理可分為截然兩事，今茲化合化分之原理，以物理釋之矣。疇昔之品種變遷，謂之天演，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今茲以放射線釋之矣。羅素以微積分詮立名之本，愛因斯坦以光線受萬有引力之吸力證相對論，二十世紀之治學，不旁通者，無以專精，不博取者，靡從約守，此宏通之相輔相成也。

難者又曰：宏通教育之效：學域廣，學理深，理解明，意義顯，知識富，程度高，執簡御繁，博取約守：宏字之義，我知之矣。通字之義，未能了然。應之曰：此關涉教育宗旨，而教育宗旨，又視時代精神與教育哲學為轉移。教育一詞，在西文出於希臘，本訓「引而出之」。以吾人天賦之潛能，引出發展，期切實用，是為教育。其所謂實用，即為適應當時之社會，成為良善公民。希臘之自由市民與羅馬之材士(vir bonus 意指良民之平時為良工，戰時為勇士者)，皆即吾國三代所謂士也。故古代教育，不論中外，皆注重內發之美德。孔學論學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蘇格拉底論學：以為正義，良善，愛國，虔誠，此四德者，放諸四海而準，故為通德。期之

百世而不疑，故爲常德。不待外求，祇須反求諸己，故自內發。孟子，仁義禮智之端，皆備於我，其說近之。是以古代教育，中西一致，以培養士德爲宗旨。至於所以同條共貫者，則孔子以仁字爲教育之本，蘇格拉底之弟子柏拉圖則以善字爲教育之本，此其別耳。

蘇格拉底之四德，謂之實德，有一定之內容。柏拉圖之善字，則爲虛德，無一定之內容。換言之，蘇氏之分類，爲道德的；而柏氏之歸納，則爲哲學的。目標之變，由於哲學之變，而哲學亦遂成爲教育之科目。師生授受之間，稍稍異趣矣。

至亞理士多德，而自然科學列入課程。柏拉圖認爲觸境(world of sense)與理境(world of reason)各別，不能混同。亞理士多德則不然，認爲理智有統一性。不論具體境，抽象境，一律適用。此說一出，二千餘年來，無以易之。亞氏之論曰：宇宙萬象，皆有目的，故其總體亦有目的，萬有之演變，有定向，有意義；爲後世進化論之本。換言之，亞氏認爲宇宙有一貫之原則，文化有一貫之精神，從而教育亦應有一貫之條理。整個萬有，既皆向一個最後目的進行，則其本身之各部份，各段落，相互間，不得不秩然有序。世稱亞氏平秩哲學(set in order all parts of philosophy)，良有以也。亞氏之教育哲學，與前大異矣。

希臘羅馬政治既臻全盛，日中則昃。於是道德淪亡，人懷自競之心，挾數任術，以獵取功名而致富。雄辯學(rhetoric)，遂爲必修之科。整體教育反失去重心，一時消極與失望，詭詐與荒淫，籠罩全歐，不可救藥，如是者數百年。

窮則變，變則通。希臘羅馬之學說，既無以自拔，

基督教會，遂取而代之。調和俗學與聖教，遂為當時用以綜合教育之原則。是以西洋之大學，原始皆由寺院。基督徒在主張上帝之普住性時(the universality and imminence of God)發揮三義：

一曰，自然界之天賦性(the contingency of nature)，此言宇宙之本原無可解釋，所謂真理，不過現在宇宙之條理耳，何以必須此種條理，為非他種？無可解說。祇能答以造物主創造宇宙時，所賦予之條理，其屬性如此。造物固可以任意另造他種宇宙，亦可賦此宇宙以他種條理。故推論至最後，必得一結論曰：自然界之內在邏輯其最原始之大前提，為造物主之斷然賦予。故吾人對自然界之知識，皆為描寫性的(empirical)，祇能由觀察外表之現象，而推論其內在之條理。不能無所憑藉，自然穎悟。基督徒學者之此一要義，原出於索非派(Sophists)之「真理全不可知論」，而轉消極為積極，實為現代實驗科學方法論(scientific methodology)之所自昉(故舊約各先知，所不假憑藉，忽然穎悟，不得不謂之天啓，認為出自神權。無從以邏輯解釋，亦不能以科學證明，不在教育範圍之內，茲不具論)。

二曰：真理之一致性，此義由上帝之普住性，直接演繹而來，故信心與推理，科學與神學，均在造物中融匯為一，亞規拿·多馬氏(St. Thomas Aquinas)謂：「宗教為理智的，而理智亦即宗教。」何以故？獨造物為完全理智故。希臘之哲學與科學，不為不光華燦爛，而畢竟中斷，何也？以其多神，真理不一致故也。中古以後，基督徒重拾希臘哲學與科學之餘緒，一時學者，風起雲湧，不數一百年，蔚為文藝復興。何也？篤信造物主唯一，真理唯一故也。

三曰：吾人之理性，此義哲自舊約創世記，上帝肖己造人之說。上帝為理智的，故人亦理智的。所不同者，一完全，一不完全。一無限，一有限。一超越時空，一不超越時空。一自因，一他因耳。基督徒自調和理智與信仰時，提出三義，曰真理一致，曰宇宙可描，曰人有理智：三者備，而近代哲學及科學之基礎大定。故歐洲自中古以至文藝復興，文化之綜合原則(從而教育之綜合原則)，皆以造物主之「理性」為中心。

我國「道一而已」之論，發明最早。曰「乾元資始」，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順天時」，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曰「道生一，一生二」，胥此義也。同此宇宙有一致理性之信念，同此格物致知之公式；而在泰西為促進科學發展之基本動力，在中國則否；其故何哉？應之曰：基督徒認太初不可解，出於斷然，而我國則認為可解，出於自然耳。由基督徒之說，則萬有不自說明(Nature is not self explanatory)，凡欲知其所以然者，必借徑歸納法。歸納法為科學之母。由我國之說，太初可解，其他萬有，可由演繹而得完全解釋，演繹法為玄學之階。是以我國唐宋之後，趨向於禪，而西洋則自中古歷文藝復興以來，逐漸科學化也。

逮乎晚近，在我國，則鴉片戰爭以後，古典主義萎縮。在泰西，則工業革命以後，理智轉而懷疑上帝。於是教育又漸失重心。最近民治主義復藉口現實，自掘墳墓。既失自信之心，遂並失集中思潮之力。納粹與馬列主義，乘虛而入。然彼等雖有空前控制之能，畢竟儕人於物，全乖教育原旨。正義泯滅，人慾橫流，大戰屢興，浩劫未已，其故何哉？文化無目的，教育無靈魂，實不能辭其

答。

是以居今之世，以言乎宏通教育，論方法則重理性(rationalism)論宗旨則重人文(humanism)，課程之問題小，哲學之問題大，心理之問題尤大。大凡文化，以求真而昌，以逐末而亡，中外古今，歷試不爽。求真之學，宏則無所不包，通則無所不達。親而家人父母之倫，疏而近悅遠來之道，實用如經國濟民之理，抽象如名數哲學之玄，究竟如人生之意義，現實如客觀之存在，皆求知之對象，亦學術之範圍，苟學術宏通，物格知致。無怪乎修齊治平，相緣自至。聲明文物，亦不期而燦然大備矣。試以遠西為例，自希臘至工業革命，學者所志，莫非以心會理，以理明真。故西歐文化。順天體道類老莊，積極切用似禹墨。自工業革命至世界大戰，學術商業化，不復為求真而求真，一變而相率求利。傳曰：「心有所喜樂，則不得其正」，此之謂也。彼研求之對象，既隘而不全；其理解之範圍，復窒而不通；故其人生觀，社會觀，亦自偏頗不平，膚淺雜亂。凌遲至今，億兆惶惶，不可終日矣。將何以納研求於正軌，端致知之鵠的，則有待於方今教育鉅子，不吝未敢臆測。所可斷言者，大學教育，當以求真為前提。既窺其全，復扼其要。得全則宏，扼要則通。既宏且通，教育以成，敢引習見之格言為三命以結束鄙見：
一命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再命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三命曰：唯真理，為能釋爾於自縛。

(錄自《中國學術史論集》p.1--12)

為青少年陳情

曾約農先生撰

報載某報記者問季陸先生：「先生履新後，必有所視察，何者居先？」先生脫口而應曰：「青年感化院。」吾聞之不禁為青年愧，為青年傷，而尤為青年呼屈也。

大陸之教育，有成功，有失敗；不得全部放棄或移植於臺澎。日據時代之教育，有優點，有弱點；不得全部拒絕或沿用於今日。傳統之教育，有精華，有糟粕；不得全部珍愛或賤視。舶來之教育，有可喜，亦有可怖；不得全部予以囫圇吞棗。凡此問題，不得正當解決，無不影響國家民族前途。而我教育當局所認為今日當務之急者，厥為不良少年之問題！吾安得不為青年愧？

今日之未成年青青學子，即來日之國家民族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青年純潔，自古已然。歷朝有太學生伏闕上書之事，近如民初亦有五四運動。雖間有為人所利用，致影響所及，利弊雜呈，而青年愛國，則有口皆碑也。世固有「老奸巨滑」，未嘗稚幼而奸滑者也。而今日光復大陸之前夕，青年男女，徒以未免少數害群之馬，遂致不以純潔愛國等品性見稱，為社會所寄望，而以「不良」「問題」等頭銜見辱，為父母師保所痛心！吾安得不為青年傷？

吾不敢謂天地之大，無生性兇惡，下愚不移之青年。然吾敢斷言：千百人中不得一二焉。誠然，不良少年，已成當前嚴重問題，吾人不容諱疾忌醫。但平心而論，青年而不良，青年而成問題，非全體青年之罪也！病源所在，在於我輩成人。而彼青年者，乃日蒙詬誶！吾安得不為青年呼不平？

青年之煩悶，亦夥矣：求學有心，錄取無望，其煩悶一也。志在甲校，取在乙方，其煩悶二也。課目繁重，或勞而無功，或大而無當，其煩悶三也。抹煞個性，不因才施教；課程劃一，教材劃一，進度劃一，削足適履，其不任削者，斷其足，其煩悶四也。頗有學校，課內作業，課外補習，幾無不以考試升學為目標，不重義利之取舍，不貴人倫之實踐，偶有過失，或不察事情，或不予補救，一味刑齊，其煩悶五心。學校訓導不無失之過嚴過寬之事。過嚴則小事重罰，傷青年自尊之心，甚至絕其自新之路。過寬則放任不理，於是無心之失，因積習而成性，故犯之罪，更相習而成風。黠強者、自動開幫；懦弱者，被迫入會。縱有覺悟，脫幫乏術，自救無方。其煩悶六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此則吾教育界所當捫心自咎者也。吾安得不為青年呼不平？

又或家境清寒，斗室蝸居，不容旋馬，而丁口眾多。全家食息於斯，操作於斯，於是兒女輩，不獨不能得片刻安靜以溫習功課，並亦不能分得尺寸餘地，供正當康樂。其煩悶七也。其家境富裕，門第崇高者，或父兄則酒食徵逐。附勢趨炎，終日言不及義。子弟則呼奴喝婢，養尊處優，不知物力艱難，不味夜郎自大。於是學必無成，行必失檢。既有所恃恐，斯無惡之不作。洵至操刀殺人，為匪作倀(筆者在長沙，曾親見不良少年，為匪共威脅利誘，供其驅役)。此時縱天良發現，悔之已晚。其煩悶八也。更有父母對其子女，屬望過殷，子女亦聰敏可愛。不意幼稚偶有過失，虛榮心重，隨口謊言掩飾。詐術漸精，人品亦漸墮。終極所屆，無所不為，亦無所不詐。其才足以濟其惡，而太保太妹以成。父母之所以愛之者，適足以害之。

此其煩悶者九。誰爲爲之，孰令致之？此則吾輩爲人尊長者，所不欠咎反省，而思有以善後者也。吾安得不爲青年呼不平？

夫「憂勞興國，逸豫亡身」，自然之理也。臺省自光復以後，民殷物阜，奢侈之風大熾。除前方軍民外，報紙所揭載，市井所敘談，乃至耳目所直接聞見者，何處無逸豫亡身之教哉？至於誨盜誨淫，電影也，舞場也，社會新聞也，茶樓酒肆也，足以陷害青年者多未嚴格取締。加以歐風東漸，競尚唯物。對於社會罪惡，莫不巧爲辭說；一曰此由農村經濟過渡都市經濟必然之現象；即曰此壓抑青年所必得之反動；未能許其縱慾恣志，發展個性之所致也。君不見美利堅乎？美國不可謂不文明矣，然而其青年問題，不在吾華以下。然則獨於中國青年何尤？是諸說也，似是而非也，同是美國，同是青年，何以華盛頓、紐約、舊金山，及芝加哥各大都會，其華僑子弟，獨無問題青年耶？僑民之家教，孔孟之教也。唐人區之風尚，重禮義，明廉恥之風尚也。是以多佳子弟耳。我國環境則不然，而以佳子弟責諸青年，青年豈任其咎哉？其煩悶十也。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則我整個社會，不得不衷心懺悔，力求贖罪者也。吾安得不爲青年呼不平？

今日我國青年問題，國本所繫。欲求治本，端賴明瞭青年之心理，順其需求，因利勢導，庶足以正其心而端其行。推青年所希冀，不外五端：

一曰因材施教：夫人之秉賦各異，個性懸殊，興趣分歧，能力差別，各如其面；今劃一施教，削足適履，自然窒礙難行。以人之身材，且有長短，四肢百骸，亦不一律，未聞僅有劃一之衣履服飾也。何以獨對其性靈智慧之

修養求其劃一也？宜因材施教，然後各所長。個性所近，自能引起興趣；興趣所趨，自必發揮本能；能力所及，自足專心所業；學業所專，自當鄙棄物誘。如此因利勢導，事半功倍，然後國家培有用之材，社會絕腐蝕之蠹。

二曰訓育從嚴：以不吝所知，一般青年所痛心疾首者非他，即全體令名，為少數害馬所毀耳。故訓育從嚴已成青年之迫切要求，惟慮其濫用不合理而已。大抵青年血氣未定，經驗膚淺，富於好奇之心，時有衝動之舉。倘能隨時予以訓導，自必有成；學成名立，足以自樂，自然不致走向下流。夫鼓勵德行，感化愚頑，監督學業，指導交遊，俱屬家庭學校之責。今兩者或不相聞問或互相推諉，而獨責青年，不亦過乎？其實督責子弟不妨從嚴，但令心服，必能忍受。君不見幫規之酷，十倍於現時之家規校章，青年且忍受耶？青年純潔，黑白分明。崇拜英雄，鄙視庸懦，是則是，非則非，光明磊落，方為儕輩所欽佩。惟吾人所謂嚴格者，必具教育作用，殘酷不同。否則不獨青年不服，且必失其效用。何以故？若以殘酷為嚴，遠不如幫規之嚴耳。故在合情合理合法範圍以內，不論其父兄地位如何崇高，不妨嚴其監督；正其僻行，罰其不端，納諸正軌。庶幾孝以事親，勤以治學，信以交友，謙以處世，儉以培德，義以持躬。如此而不為佳子弟、好青年者，鮮矣。

三曰生活輔導：青年之時，朝氣蓬勃，多懷壯志，必求發洩，方快身心。但處世時淺，莫識正途。宜察其所需，加以輔導。使其趨向正當目標，以利用其精力，俾各在本崗位，參加意義深長遠大之任務。事不必難，但努力而後有成。自然趣味增厚，損友日遠，品性潛移，出則為

社會能人，入則爲家庭孝子，教育之道，於斯爲重。

四曰改良環境：目前在臺各界，一般家庭收入有限，多乏餘資足供子弟之康樂。且居處狹隘，亦足以限制其自修及娛樂。對每一青年之個性，作深切之瞭解，用其能而矯其弊，使其對德智體群四育平均發展，則人格之養成，身體之鍊鍛，受益於環境而不覺矣。然此項事業，非錢莫舉，非人莫辦，如何推進，端賴政府之提倡與社會熱心人士之支持也。

五曰青年立法：現行立法，對青年過分注重觸法之懲處，爲消極之治標。是以罰者自罰，犯者自犯，不足以遏止亂萌。正本清源嚴法取締倡酒家等等，不得允許青年人入內。取締誨盜誨淫之電影小說繪畫戲劇等等，不令墮人心術，墮人行檢。在後者應依據法理心理及教育原理，除殺人者依一般法律處刑外，其他犯者依青年法，予以具有「人格再教育」之嚴格管訓與懲處，庶儆一戒百，力挽狂瀾。良以拯救青年之噩運，固非雙管齊下不爲功也。

綜上五端，皆出於一般青年內心之要求，而未公開表示者。然爲求社會之安定，家庭之和睦，以及青年之安全，非此不爲功。關心青年問題諸君其有意於斯乎？則所馨香禱祝者也。

(錄自《曾約農先生言論集》p.140--145)

勞動教育與時代青年

曾約農先生撰

在過去的封建社會裏，所謂「讀書人」的「士」，在「庶人」之上，成爲一個較優越的階級。後來，封建制度雖然已經沒落，而社會上仍然保存著所謂士大夫階級的優越感與潛勢力。幾千年來，一般所謂士大夫階級有幾個通病：

第一是「四體不勤」，把勞動視爲一種賤役，--誤認職業的分類，即爲人格與身分的分類。於是大家寬衣博帶，坐而論道，養成了文弱和疏懶的毛病。

第二是「不辨菽麥」，儘管下筆千言，能列舉許多「鳥獸草木之名」，實際上他們往往是不辨菽麥的。「不治生產」，本來是讀書人的通病，而所謂士大夫階級卻常以此自詡。

第三是獨居孤陋，由於勞心者不常從事於體力的勞動，自然耽靜好閑，冥思默索，缺乏和他人合作的興趣，和廣大群眾脫離。其日常生活之維持，不能不借重於他人的勞動，對社會言，形成勞力的浪費，對個人而言，則養成倚賴的惡習。

到現在，另有班矯枉過正、專走偏鋒的人物，高唱「勞工神聖」，「工農至上」，這在表面上似乎很對，但事實上分工是社會進步的主因，並非祇有那一種勞動是「神聖」，那一種職業是「至上」，一切勞動都是同樣的神聖，並不限於勞工。一切職業都是至上，並不限於工農。祇有不勞而獲、坐食倚賴、無所事事的纔是至下。我們要糾正這些錯誤的風氣，必須從這一代的青年著手。

尤其，當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際，面對著兇狠的

敵人，隨時要準備為國家民族，和敵人作殊死戰，不是過去那般士大夫所能勝任的，我們必須作戰鬥和應變的準備，必須要有勇於負責的素質和爭取主動的精神，故勞動教育實在是現在青年不可或缺的一環。勞動教育，使一般青年養成刻苦的精神。從勞動中去體認人生之真諦，怎樣去為自己、為別人服務，而不是去剝奪或利用他人的勞力，一個慣於勞動的人，一定能刻苦，一定能樂觀，一定能積極，一定能自己創造，而不至於巧取豪奪，正是周易上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和「自強不息」的精神，這可以說是學校教育中德育的一項。勞動教育，使一般青年在課本以外，獲得更廣大而豐富的知識。課本上的知識，往往使一個初入社會的青年不能運用之以切合於現實生活，惟有勞動教育，可以使青年接觸實際生活，了解實際生活，孔子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可見得青年期的勞動教育，正是增加其豐富知識的妙法之一。這也可以說是學校教育中智育的一項。

勞動教育，使一般青年養成耐勞的體力。當然，球類和田徑賽，以及軍事操練，都是訓練體力的。可是勞動教育和運動不同，在於其實用性超過娛樂性，和軍事訓練之不同。在於其平時性超過其戰鬥性，因為平時的和實用的，佔有人生生活的時間最長，效用最廣，所以需要的程度更切，這可以說是學校教育中體育的一項。

勞動教育，使一般青年脫離約然的腦力運用，進而為手腦並用，勢必與他人合作或競賽。一件工作的完成，不必是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達到的，怎樣使時間與體力運用得最經濟，怎樣使計劃與步驟進行得最順利，怎樣使氣氛與情緒表現得最輕鬆，就可以體驗到合作互動的需要，與

工作競賽的興趣，這也可以說是學校教育中群育的一項。

至於勞動教育的重要原則，我個人的意見以為有三點：

(一)自動的--儘管由學校或訓練機構加以領導，但並不是出於強制，而必須出於青年們的自動自發的情緒。

(二)自尊的--不管工作是有償或無償，並不是服役的性質，而是榮譽感、責任感和娛樂性所交織而成的。

(三)自治的--儘管勞動教育的領導者，對於工作有過示範，和列有預定的進度，但對於青年所施的負擔是合理的，而非過度的。這樣的勞動教育，對於青年實在是一種良好的訓練。

(錄自《中央日報》45.03.29 青年節特刊)

貢獻卷

曾校長的貢獻

本校在開創時期的短短兩年內，奠定了教育的規模，成為未來發展的穩固根基。除了全校教職員與第一、二屆學生的共同參與和奉獻外，曾校長尤有垂規立範之功。

本校的教育規模主要表現在勞作教育與通才教育兩項制度上。任何制度必需有一套理念作為基礎，制度始能系統運作，發揮功能，否則僅為僵硬的、死板的、繁瑣的條文而已。就勞作教育與通才教育而言，曾校長的最大貢獻即在於提供教育哲學觀念。

勞作教育雖創於美國，但曾校長推行此制，卻有其本於中國歷史的解釋，並提出針對時弊的主張。在四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日報》的青年節特刊上，曾校長發表了〈勞動教育與時代青年〉一文，闡述他對勞作教育的看法。

曾校長認為，就歷史的根源來看：

在過去的封建社會裏，所謂「讀書人」的「士」，在「庶人」之上，成為一個較優越的階級。後來，封建制度雖然已經沒落，而社會上仍然保存著所謂士大夫階級的優越感與潛勢力。幾千年來，一般所謂士大夫階級有幾個通病：第一是「四體不勤」，把勞動視為一種賤役，--誤認職業的分類，即為人格與身分的分類。於是大家寬衣博帶，坐而論道，養成了文弱和疏懶的毛病。第二是「不辨菽麥」，儘管下筆千言，能列舉許多「鳥

獸草木之名」，實際上他們往往是不辨菽麥的。

「不治生產」，本來是讀書人的通病，而所謂士大夫階級卻常以此自翊。第三是獨居孤陋，由於勞心者不常從事於體力的勞動，自然耽靜好閑，冥思默索，缺乏和他人合作的興趣，和廣大群眾脫離。其日常生活之維持，不能不借重於他人的勞動，對社會言，形成勞力的浪費，對個人而言，則養成倚賴的惡習。

到現在，另有班矯枉過正、專走偏鋒的人物，高唱「勞工神聖」，「工農至上」，這在表面上似乎很對，但事實上分工是社會進步的主因，並非祇有那一種勞動是「神聖」，那一種職業是「至上」，一切勞動都是同樣的神聖，並不限於勞工。一切職業都是至上，並不限於工農。祇有不勞而獲、坐食倚賴、無所事事的纔是至下。我們要糾正這些錯誤的風氣，必須從這一代的青年著手。

至於勞作教育的重要原則，曾校長以為有三點，即：(一)自動的--儘管由學校或訓練機構加以領導，但並不是出於強制，而必須出於青年們的自動自發的情緒。(二)自尊的--不管工作是有償或無償，並不是服役的性質，而是榮譽感、責任感和娛樂性所交織而成的。(三)自治的--儘管勞動教育的領導者，對於工作有過示範，和列有預定的進度，但對於青年所施的負擔是合理的，而非過度的。

同年四月的《教育與文化》週刊上，曾校長又有〈東海大學之勞作與工讀〉一文，說明本校勞作制度的實施方式。曾校長不僅撰文論述，而且還以身作則，與學生共同

參加勞作。因此，曾校長在觀念上的提示與行為上的示範，使本校勞作教育的推行，成果豐碩，而獲先總統蔣公的嘉勉。

至於通才教育，更是對教育制度革新的一種試探，曾校長對於此項教育方式的哲學觀念，闡揚尤多。在四十五年十月由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的《中國學術史論集》中，曾校長曾撰長文〈宏通教育淺釋〉釋其義。該文自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較中，申論宏通教育的真義，次論宏通教育的選材、教材教學法，最後總結道：

是以居今之世，以言乎宏通教育，論方法則重理性(rationalism)，論宗旨則重人文(humanism)，課程之問題小，哲學之問題大，心理之問題尤大。大凡文化，以求真而昌，以逐末而亡，中外古今，歷試不爽。求真之學，宏則無所不包，通則無所不達。親而家人父母之倫，疏而近悅遠來之道，實用如經國濟民之理，抽象如名數哲學之玄，究竟如人生之意義，現實如客觀之存在，皆求知之對象，亦學術之範圍，苟學術宏通，物格知致。無怪乎修齊治平，相緣自至。聲明文物，亦不期而燦然大備矣。試以遠西為例，自希臘至工業革命，學者所至，莫非以心會理，以理明真。故西歐文化，順天體道類老莊，積極切用似禹墨。自工業革命至世界大戰，學術商業化，不復為求真而求真，一變而相率求利。傳曰：「心有所喜樂，則不得其正」，此之謂矣。彼研求之對象，既隘而不全，其理解之範圍，復窒而不通，故其人生觀、社會觀，亦偏頗不平，膚淺雜亂。凌遲至今，億兆惶惶，不可終日

矣。將何以納研求於正軌，端致知之鵠的，則有待於方今教育鉅子。不吝未敢臆測，所可斷言者，大學教育，當以求真為前提。既窺其全，復扼其要。得全則宏，扼要則通。既宏且通，教育以成。

由此可見曾校長在教育哲學上的真知灼見。曾校長復另於他文中，從中國人才的培養方面，論通才教育之為必要，他說：

從國家民族之立場而言，人才有兩種，一為客卿可代替之人才，技術人才歸於此類，蘇俄之原子核子各工業，大部由德國俘虜負責。嚴格而言，技術不過是「器」之延長，技術人才，祇是以人之腦力手藝，補充與擴大器之功用。換言之，技術教育所培成者非人才，乃人器。此非漠視人器，孔子讚子貢云：「爾器也」。從個人之立場，人器之比人才，有時遠過之，從國家之立場，縱最狹隘之民族主義者，有時亦卑詞厚幣，重用外國籍之技術人才也。

另一種人才，為客卿所不能代替，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中國文化之所以為中國文化，即繫於若輩身上，一如中國之輿論，不能由外報做喉舌，中國之經濟不能由外人操，縱中國之大政，不能由外人主持，中國之國是，不能由外人決定，如其不然，輕則淪為次殖民地，重則瀕於亡國。此類領導人才，乃學術性教育之產品，而非技術性教育之產品。所重在文化道德教育之陶融，不在科學機械之訓練，換言之，此種人才之理想乃純然中國性之中國人，不能以外人代替之中國領導人物。

是故過去之大學教育，人才不必兼人器，人器更不必兼人才。現在則不然，每人之教育必兼人才人器兩方面，此即我們所企求之通才教育也。

曾校長在此又把倡發於美國的通才教育落實到了中國的環境上。教育部張其昀部長對此極為重視，但理論與實際怎樣才能取得配合，怎樣才適合於當前的環境，都有待在實行中去追求與驗。曾校長的苦心擘畫，不獨爲了東海，也是爲了整個的大學教育，這種理想是高瞻遠矚的。

曾校長除了奠定本校的教育規模並提供教育哲學的理念基礎外，還特別重視文史教育，經常舉辦文史講演會，邀請沈剛伯、李濟、屈萬里、蕭一山、李宗侗、臺靜農、毛子水、孔德成等專家學者來校演講。而鑒於國文、歷史兩科教法與教材，有討論改進之必要，爲集思廣益起見，更於四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邀請臺大、師大及其他文史專家在臺北特別舉行國文教學與歷史教學座談會，這些都是曾校長重視我國固有文化的表現。而對曾校長本人而言，其學問包羅中西，理工未廢，即如文學、哲學、社會科學無一不有高度的修養，英文造詣極深。以文學說，他來臺以後，曾在臺大開過西洋名著選讀等課，側重英國文學之歐洲大陸背景，並常與我國文學作比較。所以，本校創校一周年時，教育部張部長讚譽曾校長「乃兼具東西文化最高的修養，他繼承著東西文化的正宗，而爲綜合東西文化的代表者。」自然，張部長確將此融貫東西文化的希望寄托於東海，各界對東海，也以此期待著。

曾校長具有民主精神，他深深了解東海規模的奠立，需要全校師生的共同參與，所以在十一月九日開學後不久，便發布了一份公告，這份公告說：

本校為發揚民主自治精神，建立現代一理想之學校計，舉凡措施，胥賴全校師生之群策群力，始克有濟。當茲開創之際，百端待舉，尤冀全體教職員與同學諸君，貢其所知，抒其所見，庶幾集思廣益，止於至善，本校前途，實深利賴。

這是曾校長民主精神的最好說明，他不只希望教職員貢獻良策，更願意學生發表意見，在他的感召下，把東海凝聚成一個整體，共同為東海的未來而努力。

曾校長對於學生，愛護備至，主張人格教育，建立一種榮譽制度，不願以條文成規作為約束的工具。他認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自古已然，轉移風氣，非從禮治不可。所以，本校的訓導，即以禮治為本，而不標禮治之名。

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有一名學生在英語考試中作弊，五月三十日公告記大過兩次。這在別的學校，只需訓導處公告寥寥數字便足，但曾校長卻親自擬稿，他的措辭，與眾不同，文長三百餘字，言之諄諄，誠之切切，完全是一個家長的沈痛的口吻。全文云：

查考試舞弊對全體學生及該生本人之貽害，本校學生均所體認，故能自動檢束，蔚為良好之學風，至堪嘉慰。本年四月十九日本校雖曾以教字第一九五號公告考試規則，並鄭重告誡，如有觸犯，將予從嚴懲處，所冀此為例行手續，本校學生當不致有所觸犯。乃詎事出意料，四月二十五日上午第二節課英語考場中，竟有學生xxx犯規夾帶，並經查獲有據，言念滋痛。本應立即照章開除，以杜倣尤，姑念該生知過悔改，且因本校推行榮譽制度，教職員

體循此旨，相率信任學生，監考人員較少，遂予該生以自蹈過失之試探。約農退思之餘，不能辭其咎責。茲予該xxx減輕懲罰，著記大過兩次，以彰法紀。約農濫竽教育界垂四十年，未曾以記過處分學生，今茲失敗，良堪痛心。繼人格教育以嚴刑峻法，既增五內之惡疚，且愧校之學生，用資分謗，以旌吾過，併此公告知照。

學生看了這張公告後，無不深受感動，從這些都想見他的誨人不倦的精神。也因此，學生對他懷有誠摯的敬意。第一屆化工系夏友平同學在〈畢業雜感〉一文中(《東風》第八期，四十八年六月)，這麼回憶曾校長：

我沒有接觸過太多的長者，曾校長卻是最欽佩的一位。從開學第一天拿著掃帚參加同學們的大掃除開始，直到歡送會上的慷慨陳詞為止，無一不留給同學們最深刻印象。在今日中國社會中，很不容易找到像曾校長那樣學問淵博，人格高尚，而畢生又耿耿於教育工作的賢者。從些微的小事上，都可以使人體察到他對同學們的關懷與愛護，你不會想像到一位身體狀況不算頂好的長者，如何遲睡早起地致力於校務的擴展，可惜的是他終於在「身體狀況欠佳」中離去。其實短短兩年中，他帶給我們的已經夠多，就我個人而言，每當我蘊釀做或開始做一件錯事時，我常常會憶起曾校長那些懇切的教誨話語，往往能避免踏入錯誤的深淵，由此不禁又想起了他離校後對同學們的關懷。希望在畢業典禮時，能再見到我們的曾前校長。

黃書津、蔡興餘兩同學在〈第一屆畢業典禮追記〉中亦言：

在前校長任內，他領導著全體師長同學渡過創校時期最艱難的兩年，由於他夙夜匪懈的努力才給本校立下堅強的基礎。同學們對這位寬厚長者的感情是真摯的，他認真工作的精神和熱忱對人的態度贏得每一位同學的崇敬。……曾前校長兩年多的辛勤工作必將與東海的精神同樣永垂不朽（《東風》第十期，四十九年四月）。

第一屆畢業同學在畢業生紀念冊上，也寫下深致敬仰的辭句：

在四年前的開學典禮上，使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校長的儀容與他的演說。當我們聽到那些生動而有力的語辭，真不敢相信是出自一位慈祥的老人之口。

一種莫可抗禦的力量感染了我們這一屆的同學，那就是曾校長訓勉我們的人格教育。他曾說：「教育的意義，不是使人成為機械式的吸收與發動而已，而要使受教育的人興起啟發與找學問的門徑，通才教育的意義就為達成此項育目標而推行。」

曾校長在任職的二年中，不僅給同學許多不可磨滅的印象與回憶，同時還奠定了東海樸實真誠的學風。

這些都是學生的由衷敬言。

由於正值開創之際，諸事待理，曾校長晚上經常辦公或草擬某些方案到十二時以後，間亦常到深宵二、三時。極少見其午睡，也從未因私事請過一天的假。兩年中，曾校長消耗了不少的心血在東海。以東海說，這是一

種收穫。而以曾校長的健康說，卻不能說沒有影響。四十五年十二月曾校長便向董事會表示了退休之意，董事會曾數度挽留，卻未為他所接受。迨至四十六年三月中旬公開宣布後，東海學生因平日深受他的教澤，不期然而然的以絕食來要求打消辭意，這在近代教育史上是罕見的感人行爲。董事會雖因案已議決，未便變更，而對學生此舉之饒有人情味，也都十分諒解，慰勉至再，緩和他們的衝動。當時各報對此事多予報導。爲此，本校特於三月十七日發布新聞稿予以解釋。文稿中，曾校長認爲：

學生行動，純出一片真情，所擬絕食，亦無非欲藉此以感動董事會與本人而已。……學生一時衝動，既未顧及外界可能引起之誤會，亦不計是否與董事會職權有所牴觸。當經本人勸勉後，學生所提公告，均已自行送繳本人，並表明自願服從學校命令。

文稿中，曾校長又表示：

本人因任期屆滿，且加年高多病，益增擺脫之決心，甚欲從旁贊助本校完成各種試行之制度。

對曾校長一貫主張設置然不克實現之工學院一事，文稿中亦有言及：

至於舉例擬設工學院一節，因本人當初之計畫，本校應有學生一千餘人，即包括工學院在內而言。嗣以限於財力師資，經得董事會之同意，先暫設化學工程一系，全校暫以八百學生為度，俟現有規模略有成績時，再圖擴充。……如能照本人之原計畫，務須四年方能完成創校之過程，今既縮小規模，則在時間上亦將縮為兩年已足，本人遂無連任

之必要。

四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曾校長任期屆滿退休。董事會為感謝其開創之功，特聘為終身名譽校長。曾校長離開東海時，賦有〈留別東海〉一詩以抒懷：

兩載桃畦手自栽 橫渠孤負叩鐘來
武城弦誦慚宗緒 沂水風雩愜素懷
借得鶴寒耽落拓 非關雞肋委塵埃
相期東海鯨吹浪 一為中原洗劫灰

四十八年六月曾校長為首屆畢業生紀念冊作序，序中有言：

辱荷本校校董會不棄以約農承乏首任校長。年邁學荒，敦品勵學，師生一體悉心以赴，兩年期滿，規模粗具，度山頭校園之內絃歌四起，駟乎有春風舞雩之意。

此為曾校長之謙辭，因東海學生均已體認，奠立東海的規模，而臻於「絃歌四起，春風舞雩」之境者端賴曾校長的垂規立範，迭出新猷。也因此，東海學生對曾校長有著永遠的懷念和崇敬。

(錄自《東海大學校史》p.124--133)

師生懷念卷

敬悼曾約農先生

李爾康先生撰

(一)

老病何如不解醒，卅年風雨總關情。
合肥笑語依稀在，回首高門百感生。
人去樓空事已非，石牌山色盡斜暉。
傷心已是人天隔，日日猶呼阿姊歸。

這是在民國六十七年到榮總醫院探望約農先生以後，歸途口占的兩首絕句。上次我去探望時，他與他的姊姊浩如(寶蓀)先生都在那裏養病，此次卻只留下了他一人，孤寂兀坐，精神恍惚，對我不但不相識，而且對浩如先生不在人間也已茫然無知。雖然這是左右的善意，不願以真相相告，只說易地療養，但觀看他的神色，是真是假，似乎早已失去辨別的能力了。

我在歸途上，望望滿山的斜暉，想想病魔的作祟，真是百感交集，惘然乃有此作(合肥一語，因內子合肥人，某次往謁，約老以曾家與合肥有淵源，居能以方言相詢，內子久居上海，竟無以對)。我在行前，曾與曾府的朱先生先通過幾次電話，他總是勸我不要去，見了面，也是不相識的。如果真的不去，未免有點不近人情。回想東海大學那段日子，我對約老，幾乎朝夕追隨，回臺北後，我們往來也沒有間斷。誰知他一病以後，竟然不復相識，只是笑著說：「我們好像在那裏見過面」，造化弄人，這是怎樣也無法令人相信的事實。

從此以後，我真的未去看過他，不是路遠，而是面

對著往日所熟識的、所敬佩的老人，見面竟不相識，這種感傷，是人間最難堪的。所以，只能間接的探詢他的病情。後來知道他的病情並未好轉，而且平日所說的盡是幼年在英求學的塵封往事，令人憂心忡忡，憑添了無限的淒涼感。那個無可避免的惡耗，終於在七十五年最後一日凌晨傳來，這位學貫中西的老校長，在榮總醫院住了八年，以九十五歲高齡，也從此與世長辭了。

(二)

約農先生是教育界與兩湖人士的尊稱，亦有以約老稱之。他是先賢曾文正公的曾孫，他的尊人曾廣銓先生與浩如先生的尊人曾廣鈞先生，清末之際，都享有文名(祖父紀鴻公卅三歲即去世)。約老於民前十九年出生於北平，幼年以伯祖紀澤公使英，便在英國求學，英國的教育，一脈相承，一般來說，比較是嚴格一點的。所以，他在幼年便接受了完善的基礎教育。民前二年，他又二次赴英，攻習銀行與統計，後來卻在倫敦大學礦冶科畢業，並繼續研習了一段時期。直到民國六年，他才回國。當時國內的情形，軍閥割據，遍地瘡痍，談不上有什麼建設的事業，他的理想和抱負，自然難以實現。於是，他與浩如先生等數人，都決心獻身於教育事業。民國七年，便在長沙創辦藝芳女校，藝芳以紀念他們的祖母而取名，她曾著有藝芳館詩鈔問世。這所女校一度曾包括大學與中小學各部，後來頗負盛名，為兩湖培育了不少優秀的人才。尤其可貴的，經費都是出於曾家的私產，從未對外募捐。民國十六年，湖南全省赤禍氾濫，教育界也為共黨所把持。藝芳師生卻能在惡劣環境中恥與同流，共黨無法脅迫，最後只能以武力解散藝芳。所以，約老與浩如先生，都無愧為

最早的反共人士。後來湖南大學創校，約老也參預籌備，並在該校任課。抗戰勝利後，湖南教育界為紀念革命先烈黃克強先生，創辦克強學院，約老便以眾望所歸，榮任該校的首任校長。

(三)

約農先生雖然以學礦冶出身，但畢生精神，盡瘁於教育事業，學問的領域，涉獵極廣。也許令人難以置信，理工方面有關的知識，固然未曾廢棄，即如文學、哲學、社會科學及其他自然科學，幾乎無一不有高度的修養。以文學說，他在臺大曾開過西洋名著選讀等課，側重於英國文學的歐洲大陸背景，並常與我國文學作比較的指導。三十年前，我在東海時，臺大的校友便曾對我說過，臺大學生之間，相傳臺大的外文系，只有一個半人，約農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人，他在學生心目中所佔的份量，自然不言可知。據說，他的英文造詣在臺灣確為罕見，昔日博學如外交部長葉公超先生對約老也極為敬佩。所以，先總統蔣公所著的《蘇俄在中國》一書的英譯本，公超先生校正以後，最後的校正，還是請約老來擔任。至於國學方面，不用說是家學淵源，中國的詩辭(詞)歌賦，約老曾自謙的說，無一不喜，其實他都有很深的造詣，其他如理學史學等，也無不涉獵。我們無可否認，現在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很少能寫古意盎然、氣勢很足的古文，只要出手，多少功力，再也無法隱形藏拙了。約老古文功力之深，縱使移至清末民初，亦決不遜色，當代實為罕見。有人說，他讀的線裝書，都是英國回來以後的事。這是很可能的，因為相傳嚴幾道先生也是如此。

記述一個人學問的淵博，這是很難的，因為自己所

知太有限了。我想不如引用別人的評語，或許正確一點。記得東海大學創校一周年時，當時的教育部長張曉峰先生，曾親撰一文，題為〈東西文化的正宗〉，讚譽約老在學術上融會貫通的成就，當然，這不是平常的應酬話。

(四)

約農先生榮任東海大學首任校長，好像事出偶然。據浩如先生的回憶說：「他本來無心要做，當魯斯(Mr. H. Luce，時代雜誌創辦人)令姐穆爾夫人(Mrs. Moore)捐款與東海大學時，因未有適當的校長，於是董事會邀集了幾位與中國教會學校有關係的人士與穆爾夫人相見，希望藉此選出校長，每人都發表意見，約農與教會無關，我亦未推薦，但他的意見，卻受到穆爾夫人重視，認為可做校長，董事會就請他出來。……」

東海首任的校長，董事會原已聘請美國南加州大學東方文化系主任陳錫恩博士擔任，他與教會的關係很深，而且是美方請來籌設東海的負責人，當初東海創校的模式與校址都是在他手裏策劃決定的。但是，他因假期已滿，必須返回原校，何況有人也想參與角逐，他自然無意留在臺灣。於是，校長問題，久懸未決，而學校卻在萬目睽睽之下等著開學。約老重視教育，不得不臨時受命出來領導。他雖留英甚久，但對美國教會學校一貫的作風，並不怎樣熟識。所以，在他領導下的東海大學，與大陸時代的教會學校，可以說迥然有別。開學之日，約老所揭舉的立校宗旨就是：「以基督教的精神，遵循國策，實現三民主義的教育，並注重發揚我國固有的文化。」這是前所未見的。後來也因此他所持的意見，便與若干美籍董事與教授發生分歧，自然難免影響校務的發展。

質言之，東海大學於民國四十四年成立時，世界潮流，社會形態，都與過去大陸時代相去不遠，而美方人士還是認為東海大學無非是燕京、金陵、齊魯等校的姊妹校，美國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主其事者，也持同樣的看法。所以，一切措施，都樂於墨守成規，任何的革新創新，都非他們所願聞，甚至視為背道而馳。而約農先生則不然，他認為大學教育必須適應時代潮流，配合國家需要。這些對保守的教會學校來說，難免曲高和寡。譬如約老主張東海應增設工學院，董事會則曰不可，因為大陸的教會大學沒有一校是有工學院的。約老曾以去就力爭，結果也是徒然。

我們須知約農先生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負的人，而且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這種意識，也構成他湖南人所有的倔強的個性，與明朗的胸襟，凡事都是充滿著自尊心與自信心，這種性格，以視諾諾稱是的洋人至上的洋博士，自然大相逕庭，也像雲泥相隔幾千里而不可及了。

(五)

約農先生主持東海大學時，最重要的兩項措施，便是勞作教育與通才教育。前者，因深感中國的士大夫不事勞動的積習，已經根深柢固，必須予以糾正，這是一種開風氣之先的改革，須先培養學生們具有新的觀念，不鄙視勞動，不以勞動為苦。所以，全校不設校工，一切勞動都由學生們自己操作，包括清理環境、打掃廁所、傳遞公文、繕寫打字、泡茶抹桌等等，無不屬之。而且依其工作量，酌給酬勞，若干清寒學生，便可以此克服了生活上困難。當時社會各界引為美談的，便是校長室的來賓，看不見校工，端茶也是校長自己。先總統蔣公聞之，特予嘉

許，各校因而群起倣效，但不知後來是否仍能貫徹篤行，爲效如何。至於後者，這是當時對教育制度革新的一種試探，通才教育雖起源於美國，但也是適應時代的需求，這是綜合性的教育，期以專門與通才相互補益，而能併爲整體的教育。教育部長張曉峰先生對此極爲重視，希望先從實踐中接受考驗，導致理論與實際的配合。約老這種構想，不獨爲東海，也是爲整個的大學教育，無愧是高瞻遠矚的。

約農先生對於學生，愛護備至，主張人格教育，希望建立一種榮譽制度，而不願以條文成規作爲行爲的約束工具。這種見解，當然秉承於儒家「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的思想。所以，他在東海對訓導工作，即以禮治爲本，但不標以禮治之名。某次，東海有一名學生考試作弊，校方依照規定公告記過二次，如在別的學校，只需訓導處公告寥寥數字便已足夠了。但約老卻親自擬稿，文長達二百餘字，言之諄諄，誠之切切，完全是出於一個家長沉痛的口吻。末段有云：

約農濫竽教育界垂四十年，未曾以記過處分學生，今茲失敗，良堪痛心。繼人格教育以嚴刑峻法，既增五內之惡疚，……用資分謗，以旌吾過。……

學生們看了這張公告後，無不深受感動。從這些小處來看，都可想見他的誨人不倦的精神。

約農先生辭去校長後，東海董事會聘他爲終身名譽校長，當初董事會曾數度挽留，都未爲他所接受。當學生們聽到這個消息後，因爲平日深受他的教澤，非常失望。在沉寂的大度山上(原名大肚山，經約老改爲大度山)，

突然掀起了一陣浪潮，學生們紛紛以絕食來要求約老打銷辭意。像這樣感人的鏡頭，恐為中國教育史上所未見。此事經新聞報導後，張曉峰先生以部長之尊，也親自蒞臨東海，偕行還有省教育廳長劉先雲先生等人。約老自然不願以此改變初衷，而且董事會也已成爲定案。聽說，當時學生們還有一封挽留的陳情書，經學生們口中朗誦後，全場男女學生，都是感極而泣。師道可尊，青年可愛，此情此景，不知能否重見於三十年後的今日？

(六)

約農先生擅於辭令，凡是聽過他演講或證道的人，無不歎服。東海禮拜天的祈禱會，經常都由他自己主持，每次娓娓道來，引人入勝，一點也沒有說教的意味，往往在闡明哲理中申述教義，活用聖經的典故或成語，聽眾如遨遊於浩瀚的學海中，無異上了一課宗教哲學課。據聞他在臺北時，也曾前往士林教堂爲先總統蔣公證道。證道的內容，都是以不侵越專門研究神學牧師們的範圍爲主。

約老的演講，無論國語、英語，一向不準備講稿，盡出見機而作。據當過他的紀錄的人說，組織的嚴謹，用字的恰當，信口說來，比有些人寫的文章遠爲精練。這種情形，雖由於他學養的富蘊與淵博，實亦天賦使然。所以，有人說他是天才外交家，因爲學問、辯才、風度，都是綽綽有餘，勝人一等。

約老不但止此，任何集會，座中只要此老在，便覺妙語如珠，滿座生春。而且擅說方言，一口道地的北平白，講得清脆悅耳，滬語、粵語，也是同樣的到家。誰都聽不出他竟是湖南人。如果一旦遇見湖南老鄉，那口湖南話，轉彎抹角，又充滿著鄉土味，真是令人撫掌叫絕。

這裏再談他生活的另一面。他在東海兩年中，凡是對內對外的公文私函，無一非自己過目不可。英文函件，以他具名的，無論長短，都是口述成文，由人速記，用字鍊句，絲毫不苟。那些美籍教授見之，都在自嘆不如。至於中文雖都由我起稿，也是同樣的認真，任何函件，他都不喜歡沾上官場的習氣。所以，遣詞要謙虛，用字要妥切，章法要穩當。如稿上偶而發現上下句平仄不協，必親自取筆易之，其精細有如此。那些幾乎千篇一律的回信，絕不贊成油印。因為油印，便是濫發的表示，對收信人太不見情。譬如無法為人謀事的回信，必須以實際困難答覆，詞必婉轉，意必懇切，即使收信失望，也使對方過意得去。又如謝人贈書贈文的信，書文好在那裏，都須有簡略的評價，絕不能不看原文說聲謝謝就算了。至於慶賀的應酬信，需要莊重一點，每每來點四六句頌詞，也決不許常用濫調，表示在每處都用了一點心。約老常說這就是宋儒敬字的意思。

此外，還有幾件小事，為外人所不知的，也足以想像約老平時立身處世的態度。如某次軍友社募捐獎學金，對象是機關首長，慣例是由公家支付，而他卻是私人拿出了錢，數目雖不大，但也等於當時他的薪水三分之二。我在旁便說，這是職務上的開支，因為你當了校長才捐的，不需要私人負擔。約老卻說，我為自己贊助獎學，對軍眷盡點義務，這點錢應該自己來捐才安心。又如學年度開始，校長請全體教職員吃飯，這是一種例會，各校都是由公家付錢，約老卻是私人掏腰包。他說，這是表達他的一點誠意，他自己付錢，菜壞點大家也不會見怪了。其實，既無人代為說明，別人吃過，也未必知道。像這些不為外

人所知的事，尙不止此。世人每感嘆現在的社會以公濟私，而約老卻是這樣公私分明，不爲公家浪費半分金錢，求之當代，能有幾人。斯人不可見，緬懷典型，真不知涕淚何從！

(錄自《傳記文學》50卷2期 p39-42，民國76.02)



懷念曾約農校長

歷史學系退休教授 祁樂同先生撰

本年元旦，中央日報報導東海大學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除夕病逝臺北榮總的消息。曾校長臥病榮總八年，後幾年神智喪失，連探病的熟人也不能認識。元旦報導的消息，本在意料之中。但因我曾在東海任教三十年，追隨曾校長兩年，由於他的品格、風範、學問，對這一消息，不禁引起一番傷感。亡友杭立慈先生生前常到台北榮總探望曾校長，返家後必將病情及其生活情形詳細告我。不意杭先生已於前年三月謝世，所以兩年來再沒有人為我講曾校長的病況。我時常想到曾校長，也時常想到杭先生。

我抗戰開始的一年年底，避寇到了湖南長沙，和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李震東(壽雍)先生取得聯繫。李先生要我在他那時所主持的藝文研究會長沙分會裏當一名幹事。我常常從長沙，渡湘水，到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學，和李先生接洽事情。因而認識湖大幾位教師。其中陳子龍(世驥)先生(已故)是比較接近的一位。子龍當時從北大畢業不久，在湖大教英文，偶爾和我談起，說系裏有一位知名教授曾約農先生，英文造詣很高，是曾文正的後裔。二十七年底，湖大西遷辰谿，曾先生也就離開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曾校長的大名。

十八年後的八月，曾校長由戴靜山(君仁)先生(已故)陪同，到台北一女中教員宿舍來看樂同，要我到東海教書。當時曾校長替東海大學請教員，總是先拜訪後送聘書，要真正做到「尊師重道」。他首先對我表示：講授中國史的人必需通經。我聽了不禁心中一跳。心想我小時候雖然念過幾天舊書，哪有資格通經呢？我謙遜地說：我對經書當

然念過一些，談不上通理，恐不能勝任。曾校長說我太謙，結果還是聘了我。

東海的教授眷屬住宅，直到第一學期末才完成。大家紛紛遷入。我因為家人生病開刀，體質虛弱，直到四十五年九月才由台北搬家到東海。當天晚上，有大颱風，風雨交加，雨水由門窗打入室內。我一家四人忙著用面盆將水潑出窗外。我的兒子已是大二，做這種工作，當然可以勝任。我的女兒是初二，沒做一會，便累了不能再做。我的內人(我在病後改口叫她「大姐」，她比我大一歲三個月。偶爾寫東西，就寫「大姊」。我的同胞大姐，抗戰時去世，她比我大十一歲，非常疼我)。病後體虛。我是素來不肯做家事的人，當然可以想到工作的效率。後來只有讓雨水由地板流入玄關，不再管它。第二天風雨停了，忽然看到曾校長從後面走來(當時風大，用桌子抵住大門)，問我們颱風的情形。曾校長從後面走來時，看到房子的水泥地基有很寬的裂縫，便說：「我會叫他們來修理一下。」當時我相當感動，心想，他是我的前輩(他比我大十七歲)，卻這樣不怕辛苦，在颱風還未全去的時候，特地來看我們。對我這名不見經傳的副教授卻如此關懷。我心裏的感受，是難以形容的。

他辭職後，每屆畢業典禮，他必以「終身榮譽校長」身分親臨致訓。不僅第一二屆學生對他特別崇敬，就是以後各屆畢業生，仍然是禮敬不衰。只要他步入禮堂，便掌聲雷動，久久不停。有一次，一位高年長鬚的校董穿著長袍馬褂來參加畢業典禮。他的體型、年齡、風度，和曾校長很像，入場時忽然掌聲大作。這位校董正感詫異，忽然掌聲停止，原來學生認錯了。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曾校

長受學生誠摯的受戴。

曾校長在畢業典禮後，必定要乘車分別看看老同事。像王秀端女士、張怡慈女士都在訪問之列。樂同的家，每次皆承他枉顧。這種篤念故舊之情，怎不令人心感哩！有一次，大姊到台北參加士林中學邵校長兒子的婚禮，那天，是請曾寶蓀先生證婚，曾校長也來了。他看到大姊，便握手殷殷敘舊，慈祥可親。

他在東海兩年，最大的貢獻便是實施通才教育，推行勞作制度，注重人格教育。這些，樂同在〈敬悼曾約農先生〉一文中都有敘述，這裏便不再重複了(原擬投二月份《傳記文學》，因稿遲到，未能刊出，只有等三月份了。編者按：祈先生擬投之作，《傳記文學》並未刊載，僅有〈東海憶往(1)〉一文，見該刊 50 卷 1 期，頁 35-36，民國 76.01)。

曾校長盡瘁東海，更是有目共睹的事。他爲了處理公務或草擬方案，往往到午夜十二點後，有時更晚至一兩點。這是任勞的一面。

曾校長素性節儉，平常總是一襲長衫。遇有典禮，則加馬褂。襪子破了，要人縫補。他不穿西服，偶爾到美國開會，也是如此。有一次，旅館旁的警察，不知道長袍是中國的常服，誤認爲睡衣，還和曾校長囉唆一陣。董事會訂東海校長薪水相當高，曾校長不肯接受。後來還是照他的意思降低了(我至今不知東海的校長薪水多少，由於自愛，從來未問過管會計、出納的同事)。

他對公款，也是一樣節省。可以和抗戰時廈門大學薩本棟校長相比。亡友鄒景蘇(文海)先生告訴過我，抗戰時他在廈大教書，和薩校長常往來，知道薩校長連賣學生大便的錢都「涓滴歸公」。

記得四十五年加薪，曾校長決定教職員每人各加一百元。其中惟梁嘉彬先生和樂同各加二百元。曾校長附一封通知信，說明是由於起薪較低(梁四百元，祁三百七十元)。當時校中部分同仁，頗有閒言。校長聽到，便對秘書李爾康兄說：「發封信給各教職員，如嫌薪水低的話，請到高的地方去。」這是他剛的一面。其實，當時東海教職員的薪水，外人看來是相當優厚。薪水是底薪的五倍，還有眷屬津貼(妻二〇〇元，子女一〇〇元)。那時國立大學教授薪水，大約一千元，東海教授薪水，大約是國立大學的三倍。但是人性總不容易滿足，教授也不例外，真能體諒校長苦心的人是鳳毛麟角。後來由於劉壽民先生的勸阻，那封信總算沒有發。他對於喜事收禮金，也不贊成，認為是「末俗之弊」。

曾校長對聘教員的名義很重視。有當過教授的，聘他為副教授。高葆光先生(已故)領有教育部的教授證書，他聘為中文系的副教授。按教育部大學教員資格審定委員會規定，有博士學位，可聘為副教授。但在東海要先當一年講師(化學系李聯歡君當一年講師後，仍發講師聘書，則另有原因)。以後則成為傳統。像劉榮超、練馬可(Theelin)、謝培德(Shepherd)、王壽南(後來到政大去)諸君都是。所以有些人批評東海是「自高身價」。

曾校長對學校的師生男女風紀特別注意。記得當眷屬宿舍尚未完成時候，每逢週末，教職員都往台北跑。有一位中年的教授，和一位年輕的女職員同來同往，日子久了，難免有了感情。我想那只是一種男女相悅的感情，不致有違禮的行動。不過這類事情很容易發生謠言，弄得那位教授夫人嚇得忙來東海調查。到了暑假，那位教授本來

要去南洋的，當然走了；那位女職員，東海也就不再用了。

當時教大一英文的教員，都是奧伯林大學剛畢業的學生，比大一學生不過大三四歲。曾校長對他們告誡叮嚀說：「中國禮俗，師生不可談戀愛，應別檢點。」這樣嚴男女之防的傳統，到吳校長初期，還是嚴守不渝。記得有一位漂亮的中國小姐(美國籍)在東海教大一英文，許多男士追她不上，卻和一位男生要好。這位小姐未能嚴守禮法，弄得有孕了，無法隱瞞。吳校長知道了，大發雷霆，立即將學生開除，小姐解聘，并限她當晚離開東海，另外電告奧伯林大學。

曾校長有語言天才。他是湖南人，國語講得很標準，也會說廣東話。他英文造詣深，英語極流利，出語優美典雅。記得一週年校慶時，中外來賓很多，有教育部長張曉峰(其昀)先生、美國駐華大使藍欽、東亞四個基督教大學校長、聯董會執行秘書芳衛廉博士等近千人。以中文致詞者，譯為英文；以英文致詞者，則譯為中文。皆由曾校長親自傳譯，不加思索，出口成章，在座無不歎服。

曾校長一生沒有結婚。在東海兩年和以後幾十年中，都和寶蓀先生以及蕭女士(恕忘其名)同住，共同生活互相照應。民初辦藝芳女校時，寶蓀先生是校長，曾公是教務主任，蕭女士是總務主任。他們都是極虔誠的基督徒。樂同深夜寫此懷念文章，謹默禱他們天國重逢，如同在人間一樣。

七十六年二月九日夜脫稿

(錄自《東海大學校刊》76.01.16 第4版)

親切平易而真正偉大的老師--曾約農先生

許遜先生撰

由王符武世丈處，知道曾老師約農先生病危的消息，是他老人家溘歸道山的兩個禮拜以前。當時原該親往榮總探視，但是想到已因老衰性帕金森症，在榮總治療了八年之久的先生，多年前已經不能辨識探病者了，去了除倍增哀悵，又能對他老人家有何意義呢？而私下也確曾祈禱，這位一生奉獻於中國青年教育，九五高齡的老人，能儘早解脫那半植物人似的病榻纏綿。

七十五年的十二月卅一日，清晨二時卅分，先生終於在氣耗竭後離開了人間，為曾受教於先生的門生後輩，留下了該是這一年最大的哀慟。

兩週來，先生銀髯短幹，大布為袍的飄洒身影，與親切和藹的聲音笑貌，時時不自覺的縈現眼前。這一可供後學仰止的形象令我不能不有盡己所知的，向已經對先生漸感陌生的新生代青年，介述這位真正終身「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的老教育家，生平行誼的必要。

一、大學教育理想的堅持者--東海之父

知道台灣有一位曾約農先生，是早在三十二年前，我還在海軍當水兵的時候。民國四十四年，我的小學同學何翼夫(迺燕)考取了東海大學第一屆化工系。每逢假日，我們碰面時，迺燕總會向我介紹他在東海求學的生活情形，與曾約農校長待學生的種種德行懿範，令我對這位老教育家產生了由衷的敬慕。

二十二年(民六十六年)後，我有幸到東海大學的人文學科「掛單」(兼課)，因而對約農先生建校之初，為東大所投注的心血與理想，有了更真確的體認。

民國四十二年，東海大學聯董會為籌建東海大學，特聘當時正在台灣大學外文系任教的曾約農先生為首任校長。約農先生並非曾受洗的基督徒，亦與任何教會無關，且未經人向聯董會推薦，卻因為他的「辦大學的政策」，受到聯董會主事者穆爾夫人(Mrs. Moore 美國《時代雜誌》創辦人 Mr. H. Luce 之令姐)的認同而膺選。先生在力辭不獲允的情形下，答應只做兩年。亦即承擔了創校的苦工。

約農先生蕪縷經營的東海大學，與當時台灣已有的大學相較，其特點有以下幾項：

(一)東海雖然是一所教會學校、校舍建築，卻採取我國古有的書院形式，自有一種不同於他校的莊肅敬穆的風格。

(二)東海的學生一律住校，接受學校的生活教育。先生為此特聘原在台大任職的張怡慈女士為女生輔導(張先生也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在東大一直工作，年前退休，現仍住於退休宿舍)。先生在校時，常夜起巡視學生的作息情形，完全視學生如子弟。

(三)主張小班制，每系一年不超過二十人，使師生之間情性習尚相通，務使血氣未定的青年學生，能在生活上受到師道的潛移默化。

(四)力尚通才教育，規定任何科系的學生，必須修習一定比率的人文學分；中、英文必修兩年，並須於四年中修習人文學科之學分(哲學與宗教各半)。以免學者因務專而蹈一孔之失。

(五)創勞作與工讀制度，不但使清寒學生可在校內用工作來換取學膳雜費，而且曾校長率先以身作則，每禮拜與學生一同做工數小時，以示勞工絕不卑賤；所聘首任勞

作指導室主任蕭查理博士(Dr. Shut)，更親自領導學生清潔整理全校環境衛生。使人格平等的勞作服務，成為東海學生至今保持的優良傳統。

建校之初，先生選聘的師資，也都是望重士林的碩學之士，如戴靜山(君仁)、徐復觀、牟宗三、徐道鄰、張佛泉先生等。

雖然，約農先生在兩年校長任內所建立的種種制度，至今已因時間的變遷而不能始終保持(目前僅有「勞作制度」一項尚屬完整)。但是「東海人」的精神傳統，由先生一手建立，卻是任何人也必須承認的。而且先生所堅持的大學教育的「原則」，也該是今日大學教育所應真正追求的理想。

因此，我們能絕非武斷的說：尊先生為東海之父，先生是當之無愧的。

二、誨人不倦、有教無類的經師人師

我到台灣大學哲學系作學生，已是民國四十八年，那時先生講授外文系四年級的「翻譯與習作」。我當然沒有程度去先生的班上旁聽。卻能在文學院親自瞻仰到先生的風采。而在校之日，先生的公開演講，卻是一次也不肯漏過的。

在個人的記憶裡，生平所聽過的名人演講，以台大沈剛伯、曾約農兩位老師最為成功，從無一次失敗。剛伯先生文采橫溢、辯才無礙，每次演講不帶一字講稿，而俊語雄辭，滔滔不絕，令人嘆為觀止。約農老師的演講，同樣不帶成稿，但清言娓娓、誠摯懇切、玄釋妙解、逸趣橫生，聽者有如身聆親長的叮嚀，自有一重溫馨的感受。事隔二十五年，先生在台大森林館所作的兩次演講：「如何

學英語」(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與「好人誤國」，我還能記得內容的大概。

先生平素對待青年後輩，雖然親切和藹，但在傳道授業上，卻嚴謹認真，一絲不苟。據曾從先生受業的朋友見告，先生批改學生的作業，極端仔細周詳。常一再重鈔又改，毫不憚煩，務使從學者得到真正的進步。

而且先生這種循循善誘的教導，並不僅限於自己班上的學生。凡是真誠地向先生作知識與道德問題請益的青年，無論識與不識都得到先生毫不保留的教誨。

民國五十五年，我應友人胡汝森兄(已故)之邀，寫了一本批評性的力書。書印成後，曾寄請師友們指正。先生看完該書，親筆賜示，告訴我：「此書的批評，雖然理路清楚、證據完備，但用語不宜過份尖刻，否則不免流為相互詬罵，難得平正公允之結論。而況一人即使十分得理，如果態度過份兇厲，也常使對方有理由也不能或不敢申訴，豈非造成更不當的後果。」先生的金石之言，使我衷心感佩。除曾立刻寫信謝罪，更將今生銘記不忘。

像我一樣，毫無淵源而受到先生的教誨，並有所啓示的青年後輩，實在很多。先生確是我生平所知，前輩中唯一真正做到「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的亦經師亦人師。

三、英文造詣，舉世同欽

先生於民國前三年赴英留學，專習礦冶。因先生曾祖曾文正公國藩，創咸同中興運動以來，湘鄉曾氏即以「實業救國」為世訓。先生的先德，賣田買礦，礦山地契積已盈箱。但是俟先生民國七年與從姊寶蓀女士由倫敦大學學成歸來，時局已變，內戰不絕，根本無法施展所學。適寶蓀先生在長沙創辦藝芳女校，先生因而投身教學

工作，執教之始以迄因病退休，六十年間，除兵塵道路，戰亂流離外，先生從未一日離開教育崗位。

先生生平的教學，以講授英文為主。雖然非其專長，但先生的英文造詣，卻是舉世同欽的。

民國八年，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羅素、杜威由趙元任、楊端六兩教授陪同到長沙講學。羅素演講，內容涵蓋數理與哲理，極為深奧。一時沒有適合的人作翻譯，長沙人士因此特請約農先生臨場口譯。當時先生正因母喪在家守制。鬢髮蓬鬆，長袍灰布，土氣十足。聽眾不禁駭然，以為「這個鄉巴佬如何能作翻譯？」不料先生竟譯得「信、達、雅」三事俱備，更令者驚嘆不已。

先生主持東大時，聯董會派為駐校代表的某女士(美籍，為外文系教授)曾公開向學生表示：Beauson Tseng 校長的英文比她好。

先師宜興徐子明教授，英、德文造詣精湛，生平對時賢們的英文能力極少稱許，唯對約農先生的英文修養極為推崇(徐師與曾師早歲曾在中國公學短期同學，經我向曾師證實)。

先師桐城方東美教授所著英文《中國人生哲學》(Chinese View of Life)一書，於序言中，曾特別誌謝約農先生在文字上的指正。

於此可見先生英文造詣之高超。今天海內外知名學者中，曾受業於先生者，為數極眾。相信他們對先生的學養，將會有比我更完整的介紹。

四、謙和君子，愛人以德

約農、寶蓀兩位先生承湘鄉曾氏忠孝傳家的世德，不僅創辦學校，主張對學生施以倫理教化，平常也事事處

處以德愛人。只要能給人溫暖的地方，總會給人以真正的溫暖。

據寶蓀先生的回憶錄所載，藝芳有一唐姓學生，與其兄相依為命。其兄不幸遭當時的南軍處死。唐姓學生悲痛難抑，欲向南軍某軍長前自殺，以為其兄的冤死抗議。寶蓀、約農兩位先生，除給予勸慰，並囑同學對其特加防護。某日唐姓學生外出乘人力車時，不慎將其兄之遺物丟失。兩位先生深恐該生受不了此一刺激，當即連夜與藝芳同學，寫了百多張賞格啓事，出銀洋五十元酬謝送還失物的人，在長沙城四處張貼。果然三日後有人送回失物。唐生因此心情漸漸平靜下來。二位先生並向唐生愷切開導；人死不能復生，應以撫養其兄遺孤為重。並願唐生以二位先生作自己的親人。自是以後，唐生果然視二位先生同自己的父母。而且後來唐生的婚姻亦由二位先生出面主持。唐生的先生、孩子，亦以兩位老人家為親人。

先母姜夫人之喪，約農師賜挽額以光泉壤外，並親臨致唁，實使寒門存歿均感。

民國六十六年先師方東美之喪，約農師雖已因老衰性帕金森症行動不便，仍由人扶持，親來參加治喪會議，並一再為表彰故人的道德文章發言。真情摯誼，感人至深。

已記不清五十二、三年的那一屆外文系的謝師宴了。在當時的中國之友社(F. O. C. C.)舉行。約農師亦應請參加。餐罷，學生均想乘機起舞，但礙於師長在場，不敢下池。約農師看出了孩子們的心意，當即請教授戲劇的黃瓊玖教授率先共舞。師生們，因此皆大歡喜，盡興而散。試想先生那種銀髮清髯，袍襟飄飛，英式的紳士舞影，將

給學生們留下多麼甘醇而唯美的回憶呢？

五、永不忘記對國家、民族、社會盡責任的偉大書生

約農先生一生淡泊明志，勤於治學，謙虛待人，從不故示高蹈，矯情駭俗。而對於國家、民族、社會應盡的責任，更是絕不怠忽。

民國十六年四月八日，藝芳女校突然受到當時等於已佔領長沙的，共黨梭鏢隊與槍兵的包圍。聲言接收學校。時寶蓀先生臥病，約農先生在校辦公。當即與全校師生據理力爭，不亦退讓。後經寶蓀先生傳話，必須棄校，以免發生慘案。先生在二千餘暴徒的包圍之下，率領學生高唱校歌及「往前基督精兵」等詩，走出校門。其壯烈的表現，連梭鏢隊徒眾也深受感動。認為藝芳師生必能憑此精神復校。

七七事變暴發後，寶蓀、約農二位先生爲了政府的需要，而向世界作指控日寇侵略暴行的英語廣播。

抗戰晚期，兩位先生由日人佔領的香港，間關逃回老家湘鄉。當時抗日的地方武力甚多，所謂游擊隊、別動軍等草莽英雄，時時爲了爭勢力範圍發生火拼，使地方上受到真正的荼害。約農先生常須憑藉高度的智慧與道德勇氣，爲這些紅眉毛、綠眼睛的人物排解爭端。竟能一言九鼎的劃定防區，使地方免去兵災。

先生不僅排解游擊隊間的衝突，還整頓了育嬰堂，社倉積穀，於萬難中提倡教育，調停鄉民的糾紛。真正做到了造福桑梓。

民國三十四年陰曆十月，適逢約農先生的生日，時已抗日勝利，鄉民因感戴先生的厚德，特地擴大爲先生慶

壽。自動贈送匾額、開會演講，來賀者數千人之多。

勝利後，湖南省主席王東原將軍，以原有省立工、農、商三專校，合併擴組成克強學院。先生在王主席三顧敦請之下，出任院長一職。即為該校規劃章制、釐訂課程，延攬師資，購置圖書。而且該校學區分置長沙、衡陽二地，先生常須披星戴月，奔波於長衡之間。

克強學院在先生的苦心經營下，四年之間，規模蔚具。而時逢大陸反共情勢劣轉。湘地首長程潛、陳明仁漸萌異志。曾氏族入紛紛避秦香島，但先生仍盡心所職，直到程潛等正式投共，方隻身離鄉赴港。復輾轉來台任教。這些事實，足可說明先生不僅是一位真正坐言起行的偉大書生。也是一位莊子所謂：「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獨與天地精神相往還，而不傲睨於萬物」的至人。

先生八十大慶時，王符武丈有七絕六首為賀。其中有句：「鬚髯如戟髮如銀，大布長袍點綴新，絕憶高齋清夜話，如親瀟灑六朝人。」實為先生風格情貌的傳神寫真。也是曾挹清芬者共有的印象。一信筆摭記，勢不能介述先生文章德業於萬一，謹希望能藉此聊申一個曾經受教的學生，對老師的誠敬悼念而已。

七十六年元月十九日子夜於台北內湖儀園

(錄自《東海校友》76.02.15 第6版)

極有個性的曾校長

社會系 練馬可先生撰

第一次見到曾校長，倒不是在東海，而是在一九五五年，春天的奧柏林。第一印象是他戴著圓圓的眼鏡，穿著一襲長袍，好是個儒家人物。不料他的英文非常的好，如果不見其人，只聽其音，你會以為講話的是個受過良好教育英國紳士。吳院長那時跟在他旁邊，西裝畢挺，好像個企業家，我以為是這個中國老先生的翻譯員。

曾校長頗嚴肅，不輕易說話，但是他也會開玩笑，他的幽默全是古雅的英國式，用了非常多的典故，如果不專心聽的話，就不能心領神會。譬如我聽人家說過這樣的一個笑話，曾校長第一次坐飛機啊，他透過圓圓的窗口向下望，滿眼都是稻田，隨口就說：「All the rice down below would be consumed by mouths！」你看看，這就是典型的曾氏幽默。他演說時國語極漂亮，稍微休息，自己隨即用更漂亮的英文翻譯一遍，不假思索喔！我有一次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校長交接之前，曾校長有一次介紹吳院長時，先用中文說：「他比我好。」接著自行翻譯時，卻說：「He is as good as I！」不知道曾校長是不是無意的，但我一直覺得這句話很妙，很有意思。

曾校長在台北時，和他的姊姊曾寶蓀住在一起，在東海，則是獨住，但有一位傭人照顧他。他是貴格會員，生活十分嚴謹。走路很有尊嚴，四季一襲長袍，我只在他退休後，和他在台北青年會吃飯時，看過他穿一次白襯衫，而且是不紮進褲子的唐裝式穿法。他治校是全心全力的投入，開會時效率極高，因為每次提案需要表決的時候他都會說：「如果沒有人反對，就算是通過了。」這就是

他的獨特作風。六十五歲他要退休的時候，學生覺得如果他一走，東海就沒希望了。大家就開會，集體絕食，想要挽留曾校長，這種事在五十年代的台灣還是破天荒第一遭。

.....說起早年的東海生活啊，就像個大家庭，我住在男舍第二棟，和艾大衛住在一起，曾校長就住隔壁的隔壁，我早上常常碰到，他正好也在浴室裏洗臉。剛來台灣的時候我不太適應，四個月內，體重掉了三十磅，後來又增加十磅，我想是因為生活正常吧！曾校長擔心外國教員吃不慣食堂裡的飯，要求外國教員一起開伙吃中飯，我常到柯安思家裡吃，曾校長還規定我每個禮拜到牧師家吃一頓西餐。雖然大家生活清苦，物質條件不是很好，但是過得還蠻快樂的。....

(錄自《東海風》p.166--167)

榮譽退休校長曾約農先生

在四年前的開學典禮上，使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校長的儀容與他的演說，當我們聽到那些生動而有力的語辭，真不敢相信是出自一位慈祥的老人之口。

一種莫可抗禦的力量感染了我們這一屆的同學，那就是曾校長訓勉我們的人格教育，他曾說：「教育的意義，不是使人成爲機械式的吸收與發動而已，而是要使受教育的人興起啓發與找學問的門徑，通才教育的意義就爲達成此項教育目標而推行。」

曾校長在任職的二年中，不僅給同學許多不可磨滅的印象與回憶，同時還奠定了東海樸實真誠的學風。

(錄自《第一屆畢業生紀念冊》)

榮譽退休校長曾約農先生

走在光滑柏油路上的行人，往往讚美路面的光滑，誰想到墊在底下的碎石呢？來訪東海的人們，往往讚美東海校舍的壯麗，草樹的青蔥，誰想到那位胼手胼足的拓荒者呢？如今東海的樓房起了，林木高了，芳草綠了，弦歌響了，可是我們的拓荒者呢？他已離我們而去了。

是我們來到東海的時候，他剛剛走了。然我們卻在前期同學的傳誦中，在拓荒創業的精神裡，看到了他。

我們沒能像前期同學一樣地和他一齊掃過地，擦過窗子、或是談過話，他也沒在夜寒冬深之時，像為前期同學一樣地為我們蓋過滑落的被子。然而，我們卻在他人格的偉大裡嗅到了盎盎的生意，像春風又似狂飆，激醒了萬物的心靈。

我們是在前兩屆畢業典禮中，才正式見到了他，而在我們的畢業典禮中他又依然應同學之請而來了。我們永遠記著，在摯情淚水的交流裡，他以堅毅肯定的口吻，勉勵每個同學「要做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他永遠活躍在我們的心中，尤其當我們需要他的時候，因為，他曾說過：「當你們遭遇困難的時候，不要忘記還有一位名譽校長。」

我們來時，他走了。然而他老人家卻如一塊古銅版似地鑲在每個人的中心，隨著時光的洗鍊，而日生光芒。

(錄自《第三屆畢業生紀念冊》)

曾約農校長

江舉謙先生撰<心絃幾譜滄桑田--慶校慶、憶往事>摘錄

東海籌備時期設行政委員會主持校政。四十四年春才聘定曾約農先生為第一任校長。那時，東海籌備處設在臺北市中山北路。他就任後，曾函邀前往見面一次，他是望重鄉邦的長者，我只是一名後進講師。所謂見面，只是幾句客套寒暄語，但他的豐儀神采，卻令人畢生難忘！

曾校長體型短小，但豐神雋逸。長鬚飄垂，藹我長者風範。一口標準京腔，清朗鏗鏘。在相理上，應是大富大貴亦壽考之相。曾校長在任只兩年。但卻為東海立下許多文辭宏規。迄今，東海校園公共場所不酒，私家居室不賭，應是他的德化之下。學生病疾，躬親探視。所以大家尊之如父，德澤德人，久而彌新。

之後，每屆畢業典禮，他都來校參加。學生們特為他安排演講。孺慕之情，令人感動。會後探訪舊同仁，也承他屢次光筆。但一次又一次，覺得他步履維艱了！

而今，曾校長久已纏綿病榻。皇天靡遺，盼能康復！想到人世滄桑，多少蒼涼之感。

拓荒者--曾約農校長--第一屆畢業典禮追記

六月二十二日是一個東海大學首屆畢業生的重要日子，誇大一點說，它是每一位同學畢生最重要的日子，因為它是東海首屆畢業典禮舉行的一天，也是我們一生中一個轉捩點，從那天起我們離開校門，始踏入社會。.....

在典禮中，吳校長自然是眾人欣敬的對象，而曾前校長約農更得了全體畢業同學和在校同學的歡呼鼓掌。他致詞中，曾稱我們是東海的「拓荒者」，我們自然引以為榮，但是大家也覺得擔當不起，真正配稱得起這個稱呼的還要算他老人家呢！在前校長任內他領導著全體師生渡過創校時期最艱難的兩年，由於他夙夜匪懈的努力才給本校立下堅強的基礎，同學們對這位寬厚長者的感情是真摯的，他認真工作的精神和熱誠對人的態度贏得每一位同學的崇敬。畢業生在典禮中，特向這位建校期中，勞苦功高的前校長敬致大英百科全書一部，這一部書雖然所值無幾，但它代表著每一位畢業同學真摯的感情，曾前校長兩年多的辛勤工作必將與東海的精神同樣永垂不朽。.....

(錄自《東風》第十期 p.16)

贈序卷

曾校長送蕭查禮博士序

古者權奇之能，藝事之政，司空之任也。行輜丈均，功在社稷，尙矣。要之，以勤勞爲本，灑掃應對進退，其教勤之始歟。東海大學懷於憂勞興國，逸豫亡身之義，益以共和肇造，法治民權，基於人格之平等，有分工而無貴賤，用敷勞作之教，行之四閱月，而規模粗具。總統聞而嘉之，期有以蔚爲風尙焉。其發蒙啓滯，示範垂型，泰半美籍顧問蕭查禮先生之功也。先生識致明允，奮用廣施，晝夜倍工，有墨者之意，而謙沖大雅，粹然儒家者流。今任滿歸國，園橋藝圃，皆結去思，爰序本末，以著其績，而旌其行。

時在中華民國四十五年三月穀旦
(錄自《東風》第一卷第二期 p.2)

曾校長贈賈爾信博士詩

橫經大度講筵開，海客多情去復回。

三月聞韶吾饜肉(君爲東大設計課程凡三閱月)，千金市骨子憐才。

分輝桃李芳蹊伴，說偈葡萄活水栽(用新約喻)。

明日踏青留未得(君以三月初二日行)，只留春色滿蓬萊。

(錄自《東風》第一卷第二期 p.6)



曾前校長序

中華民國大陸各省基督教大學十三校院曾設聯合董事會於美國之紐約。淪胥以後，原有校院概被劫收。於是聯合董事會考慮以部份的款項在臺灣創設高等學府一所，應本省基督教人士之請也。研討十年，始底於成，是為東海大學。辱荷本校校董會不棄以約農承乏首任校長。年邁學荒，勉允以兩年為瓜代之期，藉以稍盡綿薄。賴同仁之識見高遠，勤奮忠誠，同學之姿質俊彥，敦品勵學，師生一體悉心以赴，兩年期滿，規模粗具。大度山頭校園之內絃歌四起，駸駸乎有春風舞雩之意。約農仍退休，由吳德耀博士繼任，董事會倚重尤深。又二年而首屆學生行將畢業，僉謀刊印專冊以資存念，乞序於約農爰述創校梗概如此以弁諸簡端。欣慰之餘，復進一言曰：約農以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就職，諸生以同年十月入校。以倉庫為禮堂，宿舍為教室。晴則風沙滿天，雨則泥濘遍地。華路檻樓，百端草創。當時艱苦情形，同人而外，知之深而感之切，厥維我第一屆同學，蓋有非局外人所能戀想者。然而諸生蓬勃之氣不為之稍衰，愛校之忱不為之稍替，約農任內之獲免大戾，得力於諸生者豈淺鮮哉。爰為表而彰之於此。充此克難毅力，以之治學，何學不精；以之治事，何事不濟。重光日月，掃蕩赤霾，豈異人任哉，在諸生之立志不甘庸俗耳。至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光大我華夏文明，以挽回世運而歸榮上帝，則豈止我先後同仁暨我第一屆畢業同學所願竭誠獻身以期不負初衷而已哉。尤寄厚望於我第二、第三乃至無量數屆之畢業同學矣。是為序。

(錄自《第一屆畢業生紀念冊》)

曾前校長贈言

中華民國第一庚子歲，值東海大學同學第二屆畢業之年，索贈言於余，慶賀勉勵之辭，既已面致，回思六十年來，國步迍邐，正時勢需才，雖無文王猶興之際，爲晉片言以應。

我中華民族，多好學深思，穎悟絕倫之士，尤能耐勞、耐苦，耐寒暑之變，貧病之侵。是以全球無處無華僑，而僑民必爲當全民優秀分子。固不待諾貝爾獎金，奧會獎章分佩於我同胞襟際，而後足以自豪也。

我炎黃裔胄，或聚居祖國，或散布全球，統計號稱六萬萬以上，而除踟促於此臺澎自由堡壘約一千萬外，大都宰割由人，如大陸同胞之奴役於蘇俄，南洋一帶同胞生計隨時被人劫奪，史不絕書，何也？

間嘗以此請益於朋輩，見仁見智，各有答案，且各有真知灼見，而歸納要旨，病在個性強而群性弱，見義不先，攘利恐後耳。例如每在華洋雜居之所，以一華人與十洋人競，華人優勝者居多。以十華人與十洋人競，華洋機會相等。以百萬人與數萬洋人競，則彼爲刀俎，而我爲魚肉，南洋各地是也。至於大陸，則以數萬萬華人，日在骨嶽血淵之中，度牛馬不如之生活，而無憑自力脫離蘇俄魔掌。此無他，不能團結，不願爲大我犧牲小我而已。

吾人矜矜小我之成見，以致每難合群，屢爲異族陵夷，考其原因，莫非伎求私念有以致之。聖賢知然也，故誨人修身，每以不伎不求爲重。伎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不能修，而忌人修之輩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流也。自古已然，於今爲烈。將欲合群團結，先去伎心，一

秉至公，然後賢者安位，能者在職，庶事可舉。將欲修己立人，必泯求慾，然後財毋苟得，實不虛聲，百姓乃安。以此行之，自家而國，則仁義之道，足以揚於四海，富強之基，實在利於合群也。

諸同學畢業後，以所學獻身社會。社會情況之繁複，人類流品之龐雜，使初入其中者，目迷耳眩，步步生艱。儻能固守先賢之遺訓，強秉建國之熱忱，修己以立人，由小而擴大，庶歷朝陋習，得以矯正，而經傳明德，藉以發揚，則改造邦家，復興國運，皆諸同學之功與責也。願共勉之。

(錄自《第二屆畢業生紀念冊》)



曾前校長祝賀畢業贈言

民國第一辛丑，國恥紀念之尤者也。而吾東海同學適於是歲三屆畢業，茂才佳士，品重南金，至足慶也，亦必有感焉。既索贈言於余，爰恭錄先太傅文正公遺訓以應如次：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志則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則斷無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家書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家書

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頌，而畏一二有識者之竊笑。--復郭意城書

禍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壤國喪家亡人，皆猜忌之所致。--復郭中丞書

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為，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家書

蒞事以明字為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與吳翔岡書(人見其近，我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我見其細，曰精明。--見致仲弟書)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辛亥日記

目課四條，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人則人悅，習勞則神欽。--辛未日記

八本：一、讀書以訓詁為本，二、詩文以聲調為本，三、事親以得歡心為本，四、養生以少惱怒為本，五、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六、居家以不晏起為本，七、居官以不要錢為本，八、行軍以不擾民為本。--庚申日記

余居東大祇再寒暑而引退耳，每一憶及，猶為之低回欣慰，久而彌摯。

諸同學則各四年而後去，其異日懷想必倍於余，可知也已。余不能詩，摘錄先文正公二十五歲時七律三首，以寄同感兼致祝頌之意：

高嶺山下是農家，歲歲年年鬥物華。老柏有情當憶我，夭桃無語自開花。幾回南國思紅豆，曾記西風浣碧紗。最是故園難忘處，待鶯亭畔路三叉。--乙未歲暮雜感其二

去年此際賦長征，豪氣思屠大海鯨。湖上三更邀月飲，天邊萬嶺挾舟行。竟將雲夢吞如芥，未信君山剷不平。偏是東皇來去易，又吹草綠滿蓬瀛。--全前其四

為臧為否兩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萬事拚同駢拇視，浮生無奈繭絲多。頻年蹤跡隨波譎，大半光陰被墨磨。匣裏龍泉吟不住，問余何日斬蛟鼉。--全前其七

嗟夫，今日之日，何日也。夷狄亂中華，山河破碎也。鄙人望七之齡，徒知袖手酸鼻呼荷荷而已。諸生者雖跼蹐海東，實全國青年一時之彥，必有奮發圖強，光復神

州爲己任者矣。於發軔之始，敢以頌曰：匣裏龍泉吟不住，諸君何日斬蛟鼉。

(錄自《第三屆畢業紀念冊》)



補遺卷

曾約農先生履歷

摘自秘字第參號第壹宗第三號「敦聘校長」檔案 44.03.26-46-06.27

姓名 曾約農
籍貫 湖南湘鄉縣
年齡 六十三歲
學歷 倫敦大學理科學士(民國五年)
倫敦大學礦冶技師(民國五年)
經歷 湖南省私立藝芳女校創辦人兼教務長 民國七年
至卅九年
湖南省立湖南大學(後改國立)籌備委員 民國十
二年並兼教授
湖南省立農工商三專科學校聯合校務委員會主任
委員 民國卅五年
湖南省立克強學院院長 民國卅六年至卅八年
國立臺灣大學教授 民國四十一年至今

曾約農先生致杭董事長函(譯文)

(原註：匆匆逐譯，容或未臻信雅，如有欠詳盡之處，敬請參閱原文 譯者謹識)

摘自秘字第參號第壹宗第三號「敦聘校長」檔案 44.03.26-46-06.27

立武先生董事長勛鑒：謬荷

貴董事會盛意，以校長之職相委，深感榮寵。鄙人一生服務基督教育，對此自極興奮。惟頃在電話中所談若干問題，似宜於雙方確定之前，先予澄清。

第一、關於個人之主張 此亦與一般之觀點相同，原無須再加申述，而所以復有云云者，不過欲崇篤斯義而已。

A.大學之主要目的，在於保存與培養文化，不應囿於淺近之功利觀念。

B.基督教育，與其他性質之訓練相同，實有賴於知識與經驗--遇緊急關鍵，需要作判斷決定之時，尤其如此。

第二、由於以上所述，因而有下列各點：

C.就 A 而言，鄙意認為各種課程之選訂，務使能建立一種包括古風之文化環境，然後在此環境之中，培育職業與技術專才。同時對東西文化，古今文化，亦必須使其互相溝通，彼此配合。

D.就 B 而言，更有若干連帶問題：

1.學校方面，應使教職員學生公私生活，均能維持高度標準。

2.校內團體生活，應受基督教條之管制。

3.校內教友，務望以熱忱與精誠，切實做到信仰、博愛、寬恕。

4.對耶穌必須虔誠崇敬，全體學生並宜深切了解，禮拜與聖經研讀，應為其正規教育之一部份。

5.學校當局應予政府合作，並遵照其法令。關於信仰自由一層，董事會應授權校長，作正確之解釋，遇有國家憲法規定所不及而需要維護者，亦由校長負責處理。此一原則，不論後果如何，必須先行確立。

6.關於國旗、國父遺像，及其他喪葬等事之鞠躬敬禮，或難免誤認為一種崇拜，但只要政府及參加者認為鞠躬不過是敬意之表示非宗教之崇拜，則學校方面不應堅持爭執。

最後，關於行政方面，亦須有若干指導原則：

- E.董事會、校長、教職員及學生，應群策群力，使東海成為第一流大學。
- F.校內人員之聘用，應以資歷為主，經費之支配，亦應以是否值得為主，先後次序，更應從全體著眼，既不宜有固定之比例，亦不宜分系科之區殊。
- G.就 E 而言，同時並為求一般宗教訓練起見，原定非教徒人員之比例，應予取消，以廣佈之旨。
- H.員工之待遇，固宜使其足夠生活，但應與一般社會同分艱苦，力求簡樸，勿稍奢侈。董事會對校長此一主張，必須予以支持。
- I.學生對學校行政，應有發言之權，其辦法容另行妥訂之。
- J.如鄙人接受校長，自當秉承董事會之方針及政策，竭誠執行。所有一切決定事項，亦當隨時向董事會報告。
- K.同時，董事會亦宜信任校長，給予一切處理之全權。

L 爲使校長負起行政全責，所有人員之管理，應給予全權。目前已聘之人員，由校長斟酌後重行加聘，或予調整。

如上述各項，董事會認爲可同意照辦，則鄙人可先應聘一年，期滿後，除非雙方願意繼續，應作爲自動解約。

又工學院問題，不知董事會能否再行考慮。現時臺省工科學生欲受基督教教育者，除東海以外，別無他校可進，似不宜使其絕望。

至於工學院應設科系，似可與政府另行商洽，如董事會認爲四院過多，則不妨與理學院合併，稱爲理工學院。

自惟譴陋，媿蒙

顧盼，感荷之餘，附此申謝。順頌

助祺 並候 惠復

曾約農 敬啓 (四四年)三月廿六日

編者按：杭董事長對曾校長的信函，於四月七回覆曾約農先生，內容如下：

杭董事長四月七日致曾約農先生函(譯文)

約農先生大鑒：

接奉三月廿六日

惠緘，承

明示關於應聘前宜先商定各節，當即召集常務董事會及提名委員會聯席會議，提出討論。各董事對

先生信仰之誠篤，及理想之崇高，咸不勝欽佩之至。深信在先生賢明領導之下，必能達到創辦人所懸之目的與方針，使東海在臺成爲一完善之教會大學。

旋經詳細研討結果，決議如下：

- 1.本董事會贊同一般之主張。

- 2.所提因一般主張而起之各項細節，並予原則上之同意。
- 3.關於 B 項一般主張所有含義中之四五兩點，本董事會亦同情其解釋，但此項問題，需要慎重考慮，容俟校長與本會再行從長商研。
- 4.關於各項指導原則，本董事會在大體上可予同意。
- 5.G 項關於非教友人數之比例，原案為全體董事會所決定，須仍在全體董事會議方能討論，校長根據實際經驗所得之意見，將來自必予以適當之考慮。
- 6.關於 K 項，本董事會願再確切聲明，校長除受董事會決議及將來學校各項章則可能規定之制限外，自應享有行政之全權。
- 7.關於 M 項，校長對已聘人員，自有權隨時處理，但原訂聘約應予顧及，除非經校長之建議，由董事會另行決議。
- 8.本董事會極望曾先生能早日蒞事，並接受兩年聘約。

右列各項，在根本上實無足以使
先生與本董事會彼此合作方面，構成任何阻礙，此點諒蒙
明察。至於本董事會與各董事個人將竭盡棉薄，與
先生協力同心，以共謀校務之發展，則更為勢所必然，無待贅
言。崑此奉復，敬請
惠允屈就，早日蒞校，盼甚幸甚。順頌
臺祺

杭立武 敬啓 (四十四年)四月七日

曾約農先生復杭董事長四月七日函(譯文)

摘自秘字第參號第壹宗第三號「敦聘校長」檔案 44.03.26-46-06.27

立武先生董事長：

本月七日

華翰，情意殷摯，深為感動。鄙人亦唯有以同樣誠摯之精神，奉復於

左右耳。

貴董事會保留特權，自有其當然之理由，顧鄙人癖性夙成，無以自制，奈何奈何。

秋季開學，轉瞬即屆，若因交換意見，延引時日，以致影響定期，則鄙人負疚之深，益將無以自解。所以考慮之餘，只得方

命。臨穎惶悚，敬祝

成功

曾約農 敬啓 (四四年)四月八日

編後贅語--兼記文獻中的曾校長

曾校長約農先生，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名字，經常在校史文獻中出現的人物，牽引著東海人的脈動，未因他的遠去而消失。校門口至視聽大樓的約農路、圖書館前廳的曾校長銅像，以及「曾約農東西文明講座」的設立，都是鮮活的例證。

曾校長是如何地治校？短短二年的任期，於退休之際，使學生因他而做出「絕食靜坐抗議」的行為；每當回校參加畢業典禮，都獲得全校師生的禮敬，所到之處皆「掌聲雷動」，使陪伴在旁的第二任校長吳先生的風彩，幾乎大為失色，只能「沈穩地」「默默地」觀看，著實讓無緣恭逢盛會的後生晚輩，百思不得其解。《東海大學校史》的編者，在〈曾校長的貢獻〉篇認為曾校長「對於學生，愛護備至，主張人格教育，建立一種榮譽制度，不願以條文成規作為約束的工具」，使「學生對他懷有誠摯的敬意」。並將東海大學的「教育規模主要表現在『勞作教育』與『通才教育』兩項制度上」，「就勞作教育與通才教育而言，曾校長的最大貢獻即在於提供教育哲學觀念」。

曾校長倡導勞作教育，一則藉以扭轉士大夫：四體不勤，不辨菽麥，獨居孤陋之習；一則希能使每位參預者能培養出：自動的、自尊的與自治的三種任事態度與服務精神。實質目的，則是在於資助學生解決在學期間的部份費用問題，以及體會手腦並用、互助合作、刻苦耐勞的真實價值(見〈勞動教育與時代青年〉)。因此全校不設校工(到校長室的來賓，也看不見校工，端茶由校長自己)，一切勞動都由學生們自己操作(參李爾康先生〈敬悼曾約農先生〉)。

曾校長闡揚通才教育，則認為「過去之大學教育，人才不必兼人器，人器更不必兼人才。現在則不然，每人之教育必兼人才人器兩方面」(引〈曾校長的貢獻〉語)，現今的「大學教育當以求真為前提」，「求真之學，宏則無所不包，通則無所不達」，「得全則宏，扼要則通。既宏且通，教育以成」(引〈宏通教育淺釋〉語)。強調「教育的意義，不是使人成為機械式的吸收與發動而已，而是要使受教育的人興起啟發與找學問的門徑，通才教育的意義就為達成此項教育目標而推行」(引《第一屆畢業紀念冊·榮譽退休校長曾約農先生》語)。

李爾康先生更提及曾校長揭櫫「以基督教的精神，遵循國策，實現三民主義的教育，並注重發揚我國固有的文化」為立校宗旨，是前所未見的(見〈敬悼曾約農先生〉)。或許這就是當時的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贊譽曾校長「乃兼具東西文化最高的修養，他繼承著東西文化的正宗，而為綜合東西文化的代表者」(引〈曾校長的貢獻〉語)的真正涵義罷。

曾校長雖為名臣後裔，但生活儉樸，不穿西服，平時是一襲長衫，遇慶典則加馬褂，襪子破了，要人縫補(引祁樂同先生語。祁先生並談及曾校長這身穿著，在美國開會，還曾被當地警察囉唆過)。遇「軍友社募捐獎學金」，卻拿出等於「當時他的薪水三分之二」私人的金額，理由只是「我為自己贊助獎學，對軍眷盡點義務」而已(引李爾康先生語)。

二年的東海主政，在曾校長九十五年的生涯中，或許只是雪泥中的鴻爪，是否能「復計東西」？已不得而知。但後生小輩如我者，乃可藉由文獻記載拼湊其一鱗半爪的

風采，作為憑弔之資。這也是陳瑞洲先生將「有關曾校長的報導與圖片收集成冊供大家參考」的用意。

又：《曾約農校長--東海大學教育理想的建置者》初稿，於87年12月31日藉由圖書館入口主題特藏展之櫥窗陳列展示後，才注意到書中錯漏之處頗眾(曾校長的<勞動教育與時代青年>一文，建檔之時因未拿到原文，只能利用微捲，但該份報刊的摺合處字跡不清，故暫以○○○代之。88年3月15日由文書組移轉至圖書館典藏的文件中，組長黃文興先生發現該篇的剪報資料，何孟興先生在利用曾校長的資料時並代為影印留存，故據以訂補)，當時即想加以訂補，惜未馬上動手。趁著《吳德耀校長--東海自由學風的播種者》專輯的校勘、影印機會，同時著手校補曾約農校長專輯的工作。

陳先生此時又蒐輯到李爾康先生撰<曾約農>與<敬悼曾約農先生>二文(均見《傳記文學》)，及吳化鵬先生<曾約農>一篇及若干幅曾校長的照片(均見《中外雜誌》)，基於資料蒐輯與保存的原則，全書重新編排。兩篇<曾約農>，皆安排在「傳記卷」中。此二文內容大致相同，詳略稍異，因李先生於76年發表(據篇末載，係參考治喪委員會所撰的事略而得)，故置之於前；吳先生之作(87年發表)則置於卷末。李先生在東海時係擔任曾校長的秘書，二年間代曾校長草擬頗多文稿，文書組轉移的文件中仍可見到，故<敬悼曾約農先生>一文置之「師生懷念卷」，容有不當之處，祈請見諒。

特藏組 謝鶯興謹識

88.05.04